評釋
韓非子全書
一、二

008309−001−9

135−17

評釈韓非子全書

藤沢　南岳／著

M17

AAC−0246

評釋韓非子全書

藤澤南岳編輯

一

185
10
17

東京圖書館
和書門
子部類
三四函
六架
卅七號
一〇冊

東京圖書館藏

序

古之聖人。以忠厚寬恕愛敬。而不善學之者。或流爲峻嚴慘覈唯刑名法律之末是從。可謂失其本矣。凡非中正之道者。舉皆不能無其弊也。然所謂刑名峻覈者。有時或可取以供用矣。何

也。後世人智日開。風俗月趣佻蕩。爲狡黠。爲詐譎。唯利名是爭。苟此時。一於忠厚寬恕。則或陷迂踈。或爲人所敗罔。於是乎。申韓刑名峻覈之說亦不可不參用也。且夫方今宇内萬國交通和親。因異長短。併容並講。㠯資開明。則不止我儒之道至佛老諸子工藝百家之說與歐米各國教法刑律之書。亦皆不可捨之。豈獨得排斥申韓之說乎。況乎韓子文章精緻。極有法度。可以爲學文者楷梯也。雖然。予信韓子之說。

則爲刻薄慘酷〻人。終不能入君子中正之門。甚至滅國亡家。唯以聖人忠厚寛恕之心。叅用韓子刑名峻覈之說。庶幾無弊矣。頃南岳蒋澤君。評釋韓子書。問序余。〻乃舉此說告讀者。併以質君。

明治十七年七月十一日識
於東京環碧樓
南摩綱紀

評釋韓非子例言

治國之道要公平蕩蕩又猶教之要中庸平坦也諸子之自以其道爲道者一是一非不若聖人之中庸不待論耳韓子固稱法家而世儒排以退之弃而不讀亦已甚矣夫泥而辟則百家皆害于修齊取長捨短擇而用之則小道皆我手足也何獨硜硜乎自小之爲讀此書者宜先體此意爾

今古註此書者亦多矣在本邦則物子之讀山世璠之增入皆推之而太田方之翼毳其名極重而其書極尠蓋未刋行也余得一本註解多取于此雖然至其曰先王之法父書也七雄之時失火也法術之言

緶征也而已爲治國之至要。不免泥也。是以不取。韓子吃于口而敏于筆。玩味字句。大有法格。夫十有三家。古文上乘。實學文之津梁。伯玉王氏之語。豈我欺乎。然而韓何獨不得厠其間乎。故上欄論叙章段旨趣及字句法。讀者三復之。則其於文章。亦必有豁然悟于古乎。

藤澤南岳識

文與世汚隆、法亦隨異、古文短簡、而後世冗長者、是世人之常言也、然短而不盡意、古人不爲也、長而不冗、古人所能也、要之其异在字法句法章法之間、非熟先秦諸文、何足與論文耶、韓非固非以文章自見者、而自然燦爛成章、古文之法實備矣、故揭録其法以充窺古文之門也已、

此篇分爲五大段、

揭不智不忠二

韓非子全書卷之一

讚岐　藤澤南岳校疏

初見秦（舊刊有第一字。陳明卿及歸有光本。並作初見秦王。）

呉註。韓王安稱藩于秦。乃使公子非使秦。實始皇十三年也。戰國策載此篇。爲張儀語。謬也。通篇言秦力足合天下。而謀臣失其計也。天下有三亡之形。秦亦失覇王之道者三矣。既示謀臣之拙。使天下得測秦力。是所以合從不散而秦業不成也。按。先輩或曰。篇中有亡韓親齊燕之語。乃知當時從人爲齊燕說秦矣。斷非韓公子之說也。是不審情狀之論也。大凡欲獲人主之歡心而後進其說者。此說士之上策耳。安得拘泥語言。執爲正說。以湮沒其主旨乎。

臣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二句古言。翼毳云。凡曰聞者。大抵古語。吾聞嘗聞之類。皆是。不智不忠上。並加者字看。）爲人臣不忠當死。（處斷罪人曰當。言使法罪相當也。）言而不當亦當死。（上當字去聲。謂事理合宜。不當即不知。物徂徠曰。古文變化處。當死亦當

項承、以一當死字。
趙用賢曰、此篇是秦文之極佳者、
陰陽連固收下、字整正不浮、
唐順之曰、喝起從之難成、
以笑字餂秦王心、
逆敘說三亡之目、
先說天下之弱、爲敘秦強之伏筆、
茅坤曰、細陳号令賞罰六國之不如秦、以跌起秦之誅臣不忠、

（上並加者字者。）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唯大王裁其罪。（悉。詳盡也。裁制也。冀察言之當否。以裁罪之有無也。）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連荊固齊。收韓而成從。（荊即楚。爲始皇避其父諱。戰國之時。秦在殽函之西。國其東者六。燕在北。趙在其南。魏在趙南。楚在其東南。齊在燕趙東南。與楚接境。物曰。趙爲從長。故此不言趙。北燕南魏。專據趙立言。）將西面以與強秦爲難。（難相敵也。舊刋強秦作秦強。非。）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翼曰。世有三亡之道。而天下之諸侯皆得此道矣。）其此之謂乎。（先子曰。五字衍。）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舊刋脫下一句。非。是即所謂三亡也。）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囷倉空虛。（府。文書藏。庫。兵車藏。圓曰囷。方曰倉。藏米穀。）悉其士民。張軍數十百萬。（十。策作千。萬下舊刋有其頓首戴羽爲將軍斷死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二十字。今據諸本國策削之。）白刃在前。斧鑕在後。（鑕。斬人之俎石也。言有腰斬之具也。）而却走不能死也。（刑嚴然猶奔竄。）非其士民不能死也。上不能

賞罰二字主眼、
燦爛如画、
陳深曰、語甚的着、
字句整齊、

故也。（言上不能使民致死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信。故士民不死也。（言。廣雅。非。上下指一人。翼云。以上言關東諸侯所以弱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有功無功相事也。（荀子性惡篇註。事爲也。任也。此篇言相與勸勵以攻戰自任也。相互勸勵之意。）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衽。衣衿也。生字。示出于世。以來未嘗知其也。或以爲衍。非。）耳聞戰鬪。（舊刋脫鬪字）頓足徒裼。犯白刃。蹈鑪炭。斷死於前者皆是也。（翼云。頓足。新續列女傳。漢書楊惲傳。後漢書夏馥傳。註皆曰。重足也。此言踊躍樂戰鬪也。徒空手。裼袒也。鑪。鑪鞴之鑪。冶具。蹈鑪炭。言侵艱險也。自斷死。即分死也。讀皆是。猶言皆然也。論語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亦訓然。）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而民爲之者。是貴奮死也。（必死必生。事情大異。乃與尉僚子何則必死與必生固不侔也同。爲之指上文斷死。貴則上法貴之也。法嚴而民從焉。）夫一人奮死。可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剋天下矣。（十百以下皆折人字。對。當也。剋克同。白虎通云。一人必死當千人。吳子亦云。）今秦

又拈賞罰、

疊未嘗字

三字句五、唐順之曰、轉喝從之易成、六字句二、以也字勒住、

張榜曰、先逃濟事、引出秦事、文勢紆徐、

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邦域廣袤不方正也。故截長處補短處則方面數千里。物曰。良將所錬其軍有名。如岳家軍。故曰名師。）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若也。（若策作如。）以此與天下。（先子曰。與如韓信易與之與。言相當也。）天下不足兼而有也。（天下諸侯既有三亡。而秦則奮死。不特萬人。故奄有天下有餘力也。）是故秦戰未嘗不剋。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當。相值也。破。破碎也。）開地數千里。此甚大功也。（甚一作其。）然而兵甲頓（頓。弊壞。兵甲斥器械。舊解或斥人者非。）士民病（病。罷病也。）蓄積索（積去聲。索。盡也。）田疇荒。囷倉虛。四隣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四隣汎辭。以下文推之。服恐朝訛。）此無異故（言非他故。）其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謀臣。斥范雎穰侯徒。）臣敢言之。往者齊南破荊（齊閔王二十三年。與秦敗楚于重丘。南割楚之淮北。）東破宋（閔王二十八年。伐宋。宋王死於溫。）西服秦（閔王二十六年。與韓魏攻秦。至函谷軍焉。）北破燕（齊伐燕取之。或曰宣王二十九年。或云閔王十

句法、

二足以字、

千古以戰取亡者多矣、而鮮能自警者、可歎、

孫鑛曰、有波有致、

句法、一整一差、

足貪足利而不取、

年。未詳孰是。）中伏韓魏（伏服通。一作使。非。）土地廣而兵強。戰剋攻取。詔令天下。（詔。告命也。翼曰。時齊強稱東帝也。）齊之清濟濁河。足以為限。（齊之二字可削。策無之。濟水清矣。故稱清濟。）長城巨防。足以為塞。（竹書紀年。周顯王十八年。齊築長城。博物志。齊南有長城。燕秦傳注。濟北盧有防門。後志注。防門即鉅防。）齊五戰之國也。（五戰即上所謂東破南破之類。言五勝之國也。既已五勝。而一戰不剋。其國殆亡。文勢昭然。）一戰不剋而無齊。（為樂毅所破。）由是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以齊為鑑戒。）且臣聞之曰。削跡無遺根。無與禍隣。禍乃不存。（根隣存押韻。削去禍迹。不留根抵。必鋤盡之。又不近禍敗。如是則禍不至。）秦與荊人戰。大破荊。襲郢。取洞庭五湖江南。（洞庭。湖名。五湖。太湖之別名。江。大江也。）荊王君臣亡走。東服於陳。（服策作伏。是。即伏匿之意。）當此時也。隨荊以兵。則荊可舉。（舉。取也。拔也。策注。言易也。）荊可舉。則民足貪也。地足利也。（先子曰。可字恐衍。貪猶利也。足亦猶可也。）東以弱齊

可成可朝而不爲、

句法、

失道一失

燕齊中以凌三晉（燕齊失力。三晉。韓魏趙。凌。轢之使服于我。）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隣諸侯可朝也（舉。猶行也。朝。使朝于秦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爲和（和。和親也。）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社稷皆有主。宗廟亦有令。令。掌祭禮官。以從親率天下。）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以。已通。）天下又比周而軍華下（比周。黨附也。華下。華山也。）大王以詔破之（物子曰。此言出於王獨斷。以見謀臣不盡忠也。史表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擊魏華陽軍。芒卯走。得三晉將。斬首十五萬。即是也。又見韓策史記。）兵至梁郭下（郭。策作都。）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其都城陷。故國從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魏在二國間。而已拔。故不通。）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狐疑（按。趙危二字可刪。十二字。一句。狐性善疑。故曰狐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隣諸

失道二矣、

唐順之曰、雄勁有力

失道三矣、

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魏氏爲和令魏氏反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先子曰。反得。若獲誤。）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穰侯。魏冉。秦相也。穰。邑名。其封邑。）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一國。亦秦。兩國。謂秦與其封邑。）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暴。音卜。）士民疲病於內霸王之名不成（按霸王之名不成六字恐可刪。與下句重複。）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所居也（五方之民聚居。故曰雜。）其民輕而難用也（輕。率油滑。難用於戰闘。）號令不治（津田鳳卿曰。治恐洽。）賞罰不信地形不便（四方受敵。）下不能盡其民力（下。策作上。非。）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萌（萌。與氓通。）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上黨（史記。韓桓惠王十四年。秦敗趙。殺趙括于長平。）大王以詔破之拔武安（武安。地名。在邯鄲西。）當此時也趙氏上

二不相字。

三爲字。

張榜曰、秦戰最雄、莫如長平之勝、泰之最恨、莫如不乘勝取趙、以致王陵王齕之敗、故于此痛切言之、可令秦王髮竪、此最其能揣摩處、

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上下離而貴賤相疑。）然則邯鄲不守、拔邯鄲、管山東河間、（物子曰、管言專之也。）引軍而去西攻修武、（修武地名。）踰羊腸、（羊腸山名。）降代上黨、（代上黨二邑名。一本無降代二字。）代四十六縣、上黨七十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士民、此皆秦有也。代上黨不戰而畢爲秦矣。（爲上一有反字非。）東陽河外不戰而畢反爲齊矣。（東陽河外齊地。前歲趙取之。今復舊。）中山呼沱以北不戰而畢爲燕矣。（中山地名。呼沱河名。）然則是趙舉、趙舉則韓亡、韓亡則荊魏不能獨立、荊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拔荊、（拔策作挾。）東以弱齊燕、（燕上一有強字。）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白馬津名。在東郡。）是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也。大王垂拱以須之、（拱拱手也。須待也。）天下徧隨而服矣。（翼云。忠孝篇天下徧死而願。矣與是徧同。一作編字非。）霸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

量謀臣一矣、

量秦力二矣、

量秦力三矣、

再拈甲兵云云、

不爲引軍而退、復與趙氏爲和。夫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棄霸王之業、（策無夫棄二字。）地曾不可得、（曾猶乃也。）乃取欺於亡國、（欺猶侮也。）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而不亡、秦當霸而不霸、天下固以量秦之謀臣一矣。（量知謀臣之無智無策也。）乃復悉士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秦昭王命武安君伐趙、不起、再使王齕伐趙、圍邯鄲七月而不下。）棄甲負弩、戰悚而却。（脫甲弃之、負曳大弩而走。）天下固已量秦力二矣。軍乃引而復幷於李下、（翼云、幷與屛通。後志、河內有李城。）大王又幷軍而至、與戰不能剋之也。（幷軍益兵也。）又不能反、軍罷而去、（反復也。罷疲也。王陵敗還、乃使王齕伐之、圍邯鄲七月不克。）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固下恐脫以字。）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爲天下之從、幾不難矣。（天下已知秦兵頓、民罷、不足畏。故從應不難也。難舊刊作能、非。）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

以慎字為主腦、妙、

唐順之曰、忽轉、喝從之易破、

引紂、

引知伯、

積索（索盡也。）田疇荒、囷倉虛、外者天下皆比意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比意即上文比周。）且臣聞之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栗日一押、道有一押。栗慄通。慎一日、言一日一日愈慎愈懼。語見淮南子。苟猶誠、語助。慎字是眼目。）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為天子、將率天下甲兵百萬、（將如字。率、帥也。）左飲於淇溪、右飲於洹谿、（飲、飲馬也。）淇水竭而洹水不流、（兵馬多故竭。）以與周武王為難、（為難、相敵也。）武王將素甲三千戰、一日而破紂之國、（素甲、白甲也。在喪故用素。戰一日、言速也。）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上國以國都言、地以所有州郡言。禽擒同。）知伯率三國之眾、（知伯名瑤、晉大夫。三國、知氏與韓魏也。）以攻趙襄主於晉陽、（襄主名無恤、亦晉大夫。襄、謚也。主、推大夫之稱。晉陽、趙別都。）決水而灌之三月、（引汾水以灌城。）城且拔矣。（事詳十過篇。）襄主鑽龜數筴、（鑽龜而卜者、先鑽龜甲、而把荊火灼之也。筴謂蓍策數

以今字轉、

再用折長補短云云、

孫鑛曰、大約規模范雎、但范簡此繁、范虛此實、范隱此顯、然文章之妙、各極其致、又曰、文若肆筆而成、然細玩之、實出千錘百錬、所以枯處亦見其工、平易處亦見其奇峭、當是搆思數歲作、

之以成卦。舊刊脫數字。今據策補之。）占兆以視利害、（龜曰兆、筮曰占。灼龜析處曰兆。）何國可降。（上三國中可托身者。）乃使其臣張孟談、於是乃潛行而出、（異本云、四面盡水。故潛行。）反知伯之約、（反、反覆。）得兩國之眾、（兩國、韓魏也。）以攻知伯、禽其身、以復襄主之初。（復初、策作成功。）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以字而字、舊刊脫之。）臣昧死願（昧、冒犯也。言昧冒死罪以盡言。）望見大王、（即謁見也。）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荊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先破從約、取趙韓、臣服楚魏。親獨不類。或曰、覯誤、是也。上文所說揭大方而已。故請面陳。）大王誠聽其說、（誠猶若也。）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荊魏不臣、齊燕不親、（親亦當作覯。）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

而就者。收結上文。絲毫不遺。

應首段

歸有光曰。承上一反收。波瀾無際。

首說韓事秦之忠。

功悉歸秦。而韓獨取怨于天下。然且不貳于秦。此其所以事秦忠之証。

揭舉兵字。示大討之。

（徇行以示人。）以爲王謀不忠者也。（先子曰。王謀當作主謀。策及高本作主謀。通鑑綱目引此。）

（以爲間有開字。）

存韓（舊刊有第二字。）

（原注。韓宗國也。秦王欲得非。於是急攻韓。韓王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李斯忌而間之。）

韓事秦三十餘年。出則爲扞蔽。（扞。楯也。喻爲先鋒。田齊世家周子曰。趙之於齊楚。扞蔽也。韓策靳尚謂秦王曰。韓之於秦也。居爲隱蔽。出爲鴈行。）入則爲蓆薦。（言喻扞蔽以衛其身。蓆薦以安其體。出入必事秦。爲秦役也。）秦特出銳師。（或曰。特。時誤。）取韓地而隨之。（按。地恐士誤。）怨懸於天下。（懸。係也。從國舉怨韓奉秦。固而不合從。荀子不足以懸天下。楊注。懸繫也。）功歸於彊秦。（韓無寸利。大功獨歸于秦。）且夫韓入貢職。與郡縣無異也。（韓之納貢供役。與秦郡縣同。）今臣竊聞貴臣之計。（今臣間。一有日字。衍。）舉兵將伐韓。夫趙氏聚士卒。養從徒。（謂篾秦之徒。爲合從說者。）欲贅天下之兵。（贅。屬也。又

次說山東之情狀。

以禍福字警醒。

結連也。說苑。贅其群臣。）明秦不弱。則諸侯必滅宗廟。（明。猶信也。讀云。言天下益明白合從之利也。）欲西面行其意。非一日之計也。（謂趙欲合從國而滅秦者久矣。）今釋趙之患。（言不憂趙患也。）而攘內臣之韓。則天下明趙氏之計矣。（是秦反資成趙之所欲者。）夫韓小國也。而以應天下四擊。（韓。中央之國。受四方來擊。其民習守禦。樂間所謂趙四戰之國。其民習兵之類。）主辱臣苦。上下相與同憂久矣。修守備。戒彊敵。存蓄積。（存作有。非。）築城池以固守。（舊刊作守固。）今伐韓未可一年而滅。拔一城而退。（言不能全舉闔國也。）則權（秦權。）輕於天下。天下摧我兵矣。（我。我於秦親之之詞。）韓叛則魏應之。趙據齊以爲原。（或云。原。本根之謂。）如此則以韓魏資趙假齊以固其從。（資。助也。資趙以主趙言。故以韓魏資趙借齊以固其從。）而以與爭彊趙之福。而秦之禍也。夫進而擊趙。不能取。退而攻韓。不能拔。則陷銳之卒。勤於野

利害分明、

明趙之欺天下諸侯誑六國、則上文明趙氏之計之反也、

戰（茂卿曰、言能陷敵銳兵之卒。勤或作懃。勞也。原道訓用之而不勤。列子勤一作懃。）負任之旅（先子曰。任者重任也。旅亦卒也。）罷於內功（勞餉者。罷疲同。）則合群苦弱以敵而共二萬乘（先子曰。而共二字衍。二萬乘趙齊也。合群苦弱以敵、言糾合群困苦厄弱者。以敵於萬乘之國者二也。）非所以亡趙之心也。（非秦滅趙之初心也。）均如貴臣之計、則秦必爲天下兵質矣。（魏策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我國爲天下質乎。荀子注。質射侯也。讀。言天下之鋒聚于秦也。既進退不能則同於爲質者。）陛下雖以金石相弊（言久壽如金石不弊。魯仲連傳。與天壤相弊。與此同義。以與逼讀曰。陛下字。可見秦未稱皇帝時。已用之矣。後乃沿用其舊禮耳。）則兼天下之日未也。（言當始皇之世、一統之業、尚未可期也。增、李善注文選古詩及七發幷引此文、作雖與金石相弊。兼天下未有日也。）今賤臣之愚計、（舊刊之下有進字。）使人使荊、重幣用事之臣、（讀、言行重幣啖楚用事之臣。）明趙之所以欺秦者、（先子云、秦字衍。）與魏質（質子。）以安其心、從韓而伐趙、趙雖與齊爲一、不足患也。二

佳語、

拈計字、以收上文許多計字

一動、即應兵者凶器也、爲計即應上計者所以定事也、

結局有力、

以下非韓子之文、然亦先秦正

國事畢（原舊注。齊趙。）則韓可以移書定也。（移亦書之一體、言檄韓自服、不須加兵。）是我一舉二國有亡形、則荊魏又自服矣。故曰、兵者凶器也。（越語注、謂害人。）不可不審用也。以秦與趙敵衡、（敵衡當連讀。言力相抗也。）加以齊、今又背韓、而未有以堅荊魏之心。夫一戰而不勝、則禍搆矣。計者所以定事也、不可不察也。韓秦彊弱、（中嶋恒久曰、韓秦宜作趙秦。）在今年耳。且趙與諸侯陰謀久矣。夫一動而弱於諸侯、危事也。爲計而使諸侯有意我之心、（意疑慮也。我謂秦。）至殆也。見二疏、（猶呈露二隙也。國策注見。顯示之也。舊刊疏作踈。）非所以彊於諸侯也。臣竊願陛下之幸熟圖之。夫攻伐而使從者聞焉、（茂卿曰。言使合從之士得其隙以伺之也。舊刊無夫字。諸本有。聞一作間。）不可悔也。（言悔之無及也。）詔以韓客之所上書、（舊刊。疊書字。非。）言韓之未可舉、下臣斯。（言十七）

色古蒼可玩、

以病喩、

韓不可信也、此所謂伏疾將動者也、

（作一氣讀。詔以韓客之所上書。先子曰。以下後人補入也。）臣斯甚以爲不然。秦之有韓。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謂積疝之類也。）虛處則㤥然。（讀言虛曠無事以處則但覺稍有妨碍已。字典。㤥苦也。一曰。愁貌。原書注。㤥音改。妨也。心腹虛也。而病爲妨。喩存御。秦刊存作是。虛心待韓。韓終爲妨。非。舊注。然屬下句。）若居濕地著而不去。（着而不去。言病也。）以極走則發矣。（讀極劇同。言有勞劇奔走之事。則發也。喩秦雖加思於韓。有急。韓之不臣之心。必見矣。）夫韓雖臣於秦。未嘗不爲秦病。（國策范雎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蠹。人之病心腹。天下有變。爲秦害者。莫大於韓。）今若有卒報之事。（讀卒報猶言急變也。）韓不可信也。秦與趙爲難。荊蘇使齊。未知何如。（讀荊蘇。人姓名。是時使齊。說教其與趙絶矣。而未及命。故云未知何如。）以臣觀之。則齊趙之交未必以荊蘇絶也。若不絶。是悉趙而應二萬乘也。（先子云。悉趙恐悉秦誤。增。二萬乘。齊趙也。二國交未絶。則趙固足抗秦。而齊助之。是秦敵於萬乘之國二也。）夫

說韓之心事以明不可信、

說韓非之心術以明其言之不可信、

韓不服秦之義而服於彊也。（舊刊作强。下同。）今專於齊趙。則韓必爲腹心之病而發矣。韓與荊有謀。諸侯應之。則秦必復見崤塞之患。（秦策。齊宣王西攻秦。秦爲齊兵困於崤塞之上。十年攘地。秦人遠跡不服。呉注。秦惠後七年。五國擊秦。齊師獨後不敗。他戰無考。又云。韓襄五十四年。與齊魏擊秦於函谷。河渭絶一日。鮑云。函崤地近。趙策秦王謂公子他曰。昔歲殽下之事。注即秦惠七年。五國攻函谷事。函殽地近故云。補曰。按趙世家孝成二年。受韓上黨。長平之敗在七年。秦惠七年。五國攻秦至孝成二年。凡五十四年。秦惠十三年。敗楚藍田。距此四十九年。又韓襄五十四年。與齊魏共擊秦於函谷。河渭絶一日。距孝成二年。爲三十五年。稍近。然遠引前事者。祇欲言韓之不可不伐耳。年表。破長平在孝成六年。與世家異。）非之來也。未必以其能存韓也。爲重於韓也。（西周策。鮑注。言重皆制人而不制於人者也。舊刊。未作大。必下衍不字。增。未必不管下十一字。言非之意欲存韓。且使韓重已。句中衍也。古文多有。不可從。）辯說屬辭飾非。詐謀以釣利於秦。而以韓利（韓利謂韓之以厚祿遇非子之

自便之計、針韓非項門、嗚呼天下之說士、誰能不作自便之計者、余流覧今古口倡天下正義、筆錄天下正道、而問其心則自私而已、問其行則自恣而已、何以能成其說乎

不勞兵而屈人是上策、

（利。）闚陛下。（原舊注闕陛下之意因隙而入說以求韓利。）夫秦韓之交親則非重矣。（非重重於韓也。）此自便之計也。臣視非之言文（言。先予曰。恐書誤。）其淫說靡辯才甚。（才恐大誤。增文飾淫靡之說以惑人聽。）臣恐陛下淫非之辯而聽其盜心（淫溺也。）因不詳察事情今以臣愚議秦發兵而未名所伐（謂不聲言其伐何國也。）則韓之用事者以事秦爲計矣。（原舊注疑伐已也。）臣斯請往見韓王使來入見大王見（韓王入見。）因內其身而勿遣。（內。因字誤。）稍（舊作猶。）召其社稷之臣以與韓人爲市（讀言與韓人約以地易王。如市易然。）則韓可深割也。（讀多割其地也。增東周策注。割謂出地。）因令象武（秦臣名。載希姓錄。）發東郡之卒闚兵於境上（闚閱之誤。簡車馬也。將出軍也。）而未名所之則齊人懼而從蘇之計（言先是秦遣荊蘇說齊與趙絕交。）是我兵未出而勁韓以威擒（誘韓王使入朝。

二句收束、

以未得見起、下文悉自此三字生來、

因囚之。）彊齊以義從矣。聞於諸侯也趙氏破膽荊人狐疑必有忠計。（言謀事秦。）荊人不動（不發援兵。）魏不足患也則諸侯可蠶食而盡（趙世家注。蠶食桒葉漸進。必盡。鳳卿曰。諸侯以漸亡。）趙氏可得而與蔽矣。（舊刊蔽作敵。恒按。蔽斷也定也。與恐衍。）願陛下幸審（舊刊審作察。）愚臣之計無忽秦遂遣斯使韓也。（舊刊下文連接不別提。張榜曰。非之說多疎。而爲韓之情亦太顯。至李斯。雄辭奇策。刺心驚耳。而發非隱情如覩。此豈非既死後。李斯之徒。振暴其短耶。然不宜在韓子書中。）

李斯往詔韓王未得見因上書曰。昔秦韓戮力一意以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數世矣。（戮勠通。言合力也。）前世五諸侯（舊刊。世作時。）嘗相與共伐韓秦發兵以救之（史韓僖二十三年。趙魏攻我華陽。秦使白起救之。）韓居中國（中國。中央之國也。）地不能滿千里而所以得與諸侯班位於天下（班列也。）君臣相保者以世世

事秦之力、是一警醒之方、

相教事秦之力也。（先言秦之有施於韓也）先時五諸侯共代秦。（楚策。五國約以伐秦。所謂五國。秦紀年表楚世家所書各異。）韓反與諸侯先爲雁行。（方云。先謂率爲先導也。魏策注。雁行以次進也。此謂韓爲諸侯之先鋒。）以嚮秦軍於關下矣。（卽函谷關。呉師道注。秦策曰。韓襄五十四年。與齊魏擊秦於函谷。河渭絶一日是。按。舊刊作關下誤。嚮向通。）諸侯兵困力極。無奈何。諸侯兵罷。（退也。此言韓之報秦無恩。見曲在韓。陳深曰。此叙秦韓報施之事。及諸侯不直韓。）杜倉相秦。（秦策杜倉作土倉。焦氏筆乘。土卽古杜字省文。士姓。杜伯之後。士當作土。）起兵發將。以報天下之怨。而先攻荊。荊令尹患之曰。夫韓以秦爲不義。而與秦兄弟共苦天下。（中間與秦攻諸侯。）已又背秦。先爲雁行以攻關。（函谷關。）韓則居中國。展轉不可知。（令尹之言至不可知。趙策注。展轉猶反覆。秦王謂公子佗曰。昔歲殽下之事。韓爲中軍。以與諸侯攻秦。韓與秦接境。壤界。其地不能千里。展轉不可約。曰昔者秦楚戰於藍田。韓出鋭師以佐秦。秦戰

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疾。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佗曰。王出兵於韓。韓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臨滎陽。一軍臨太行。韓恐。使陽城君入謝於秦。請效上黨之地以和。）天下共割韓上地十城。以謝秦。解其兵。（始皇紀。王翦將上地。正義。上都上縣。鮑注。韓之上流。呉注。地之上者。楚策。韓之上地不通。呉注。後語作上黨。荀子。韓之上地。方數百里。完全富具而趨趙。注。上黨之地。此說爲得。秦本紀。昭襄王四十五年。五大夫賁（正義賁名）取十城。始皇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二城。）夫韓嘗一背秦。而國迫地侵。兵弱至今。所以然者。聽姦臣之浮說。不權事實。（舊刊作姦人。權稱物也。）故雖殺戮姦臣。不能使韓復彊。今趙欲聚兵士卒。以秦爲事。（兵字恐衍。上文所謂聚士卒養從徒可以例也。）使人來借道。言欲伐秦。欲伐秦。（舊刊。無下三字。）其勢必先韓而後秦。且臣聞之。脣亡則齒寒。夫秦韓不得無同憂。其形可見。魏欲發兵以攻韓。秦使人將使者於

應上

韓。（將送也。讀言魏欲攻韓。以告秦。秦送其使於韓。蓋言秦待韓意殷。）今秦王使臣斯來而不得見。恐左右襲曩姦臣之計。（襲重也。繼也。）使韓復有亡地之患。臣斯不得見。請歸報（歸國報秦王。）秦韓之交必絕矣。斯之來使。以奉秦王之歡心。願效便計。豈陛下（山云。稱他國之王。曰陛下。他書未見。）所以逆賤臣者邪。（逆。郊迎之迎。舊刊。邪作耶。）臣斯願一得見。前（前。如字。謂君前也。下於前之前同。舊刊。作得一見前。）進道愚計。（道。言也。）退就葅戮。（葅戮。寸斬也。山云。漢志。葅其肉於市。注謂醢也。集韻作菹。）願陛下有意焉。（意度也。）今殺臣於韓。則大王不足以彊。若不聽臣之計。則禍必構矣。（構。結也。）秦發兵不留行。而韓之社稷憂矣。臣斯暴身於韓之市。（暴露。）則雖欲察賤臣愚忠之計。不可得已。邊鄙殘國固守。鼓鐸之聲聞於耳。（舊刊。脫聞字。言秦兵已取邊城。韓人登陴固守。秦必圍之。鼓鐸之聲。聞於韓王耳。其近可知。）而乃用臣斯之計晚矣。且夫韓之兵於天下可知也。今又背彊秦。夫（夫字疑衍。）棄城而敗軍（敗恐救誤。言弃國城而救邊鄙軍也。）則反掖之寇必襲城矣。（反掖謂肘腋之欲叛者。）城盡則聚散。（聚。衆也。）聚散則無軍矣。使城固守。則秦必興兵而圍王一都。道不通則難必謀。（恐必難謀誤。）其勢必不救。（舊刊脫必字。）左右計之者不用。願陛下熟圖之。若臣斯之所言有不應事情者。願大王幸使得畢辭於前。乃就吏誅。不晚也。秦王飲食不甘。遊觀不樂。意專在圖趙。（怨趙爲從主。）使臣斯來言。願得身見。因急（恐當作固意。）與陛下有計也。今使臣不通則韓之信未可知也。夫秦必釋趙之患而移兵於韓。願陛下幸復察圖之。而賜臣報決。（報復也。決訣同。）

原注。此亦爲初見秦之詞。憤悶狐抗。故其文連類曠肆。感忿特奇。

趙用賢曰。文意邃谷。字字奇警。

陳深曰。整整十二柱。內却有長短參差。句不同。

劉辰翁曰。鬱然茂古。此先秦之辭。西漢自別。

起手疊用難言字。十三見。以爲是取整處。

難言（舊刊有第三字。）

臣非非難言也。（東周策注。難。畏阻意。）所以難言者。言順比滑澤。（比亦順之意。本注非。讀言字讀棠下十二柱。順比。比序順下也。荀子注。親比順從。澤一作寫。）洋洋纚纚然。則（補人主字。者。）見以爲華而不實。（增。見以爲猶見謂也。祭屈原文。李善注。引此語作見者以爲。洋洋美貌。纚纚連貌。）敦祗恭厚。鯁固愼完。（敦厚。祗敬。鯁硬同。）則見以爲拙而不倫。（倫次也。）多言繁稱。（秦策。繁稱文辭。天下不治。）連類比物。則見以爲虛而無用。總徵說約。徑省而不飾。（總取精微。去其無用。舊刊。及孫鑛本作微是。）則見以爲劌而不辯。（劌。劌割也。）激急親近。（舊刊作激意。山播云。當作徼意。論語惡徼以爲知者。讀。激急。不婉也。親近。迫切也。）深知人情。則見以爲僭而不讓。（舊刊。深作探。僭作譖。愬言也。此言直言斥非。過人臣分。）閎大廣博。妙遠不測。則見以爲夸而無用。（妙。眇通。遠也。夸。苦瓜切。大也。諡法。華言無實曰夸。）纖計小談。以具數言。則見以

一束。

君子難悅。而小人易悅。襍言則悅。而正言則不納。嗚呼。難哉道不賢之人。

爲陋。（詹言小計。徒取具事件具。讀以錢穀爲言也。）言而近世。（近。近俗也。山云。荀子曰。遠舉則病繆。近世則病俗。）辭不悖逆。則見以爲貪生而諛上。（人主以。孫言疑其諛佞。）言而遠俗。詭躁人間。則見以爲誕。（躁。恐爽誤。間。恐聞誤。詭。反常也。所謂兵詭道。詭使之詭。躁躁通。論語。言未之及而言。謂之躁。）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爲史。（給。口給。論語。文勝質則史。聘禮記。辭多則史。）殊釋文學。以質性言。則見以爲鄙。（殊。絶。釋。捨也。孟子。堯舜性之。朱注。堯舜天性渾全。不假修習。讀。舊刊。性作信。質性。朴實也。）時稱詩書。道法往古。（道。由也。中庸云。君子極高明而道中庸。）則見以爲誦。（舊刊誦說舊事。）此臣非之所以難言而重患也。故度量雖正。未必聽也。義理雖全。未必用也。（度。量法也。或云。計算。）大王若以此不信。則小者以爲毀訾誹謗。大者患禍災害死亡及其身。（言殺戮說臣也。）故子胥善謀而吳戮之。（翼毳曰。子胥姓伍。名員。楚人也。子胥父曰伍奢。楚殺伍奢。子胥因亡事吳王闔閭。闔閭死。其子夫差代立。用太

剴切、

層層說去、

故文云云、結上起下、又粘着文王、從文王又拓開文字、真変化、

（宰嚭計。許越平、伐齊。子胥諫弗聽。信太宰嚭之讒。賜子胥屬鏤之劍。）仲尼善說而匡圍之（孔子狀類陽虎。匡人以爲陽虎。圍之。孟子云。宰我子貢善爲說辭云云。孔子兼之。是仲尼善說事。）管夷吾賢而魯囚之（管夷吾字仲。齊桓公卿。始管仲事公子糾。魯殺公子糾。束縛管仲以送于齊。）故此三大夫豈不賢哉。而三君不明也。上古有湯（有湯。成湯也。有。有苗有周之有。）至聖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爲庖宰。昵近習親。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故曰。以至智說至聖。未必至而見受。（至謂一至前也。增荀子云。凡說之難。以至卑遇至高。未可直至也。是。）伊尹說湯是也。以智說愚必不聽。文王說紂是也。故文王說紂而紂囚之。（其言未聞。）翼侯炙（增。史策鄂侯。淮南子息侯。蓋一人也。晉世家索隱。翼本晉都。自孝侯以下。一號翼侯。平陽絳邑縣東翼城是也。世本叔虞居鄂。正義。與絳州夏縣相近。案曲沃莊伯弑晉孝侯于翼。晉人復立孝侯子郤爲君。是爲鄂侯。據此翼鄂一邑。）鬼侯腊（乾肉爲腊。翼毳）

整齊中有參差、長句間雜揷短

（史記殷本紀云。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憙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強。辨之疾。并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因之於牖里之庫。集解。徐廣曰。九侯一作鬼侯。）比干剖心（比干。紂之諸父。直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諸。乃遂殺之。刳視其心。）梅伯醢（呂氏春秋。紂爲無道。殺梅伯而醢之。殺鬼侯而脯之。俶真訓。醢息侯之女。菹梅伯之骸。注。紂時諸侯也。凌稚隆評史。以梅伯爲鄂侯。非也。）夷吾束縛（見左傳。）而曹羈奔陳（春秋莊公二十四年冬。曹羈出奔陳。公羊傳曰。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以無義。君請勿有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聽。遂去之。物本作曹羈。非。）伯里子道乞（鄒陽書。百里奚乞食於道路。亦見修務訓。）傅說轉鬻（原舊注。轉次而傭。故曰鬻。方云。轉鬻者。百里而非傅說也。鬻或音粥。蓋與版築相渉而誤歟。）孫子臏脚於魏。（孫子。齊軍師也。魏將龐涓嘗與孫子同學兵法。涓爲魏將軍。自以所能不及。以法斷其兩足而黥。臏。刖也。去臏骨也。臏。膝耑蓋骨。刖去臏骨。使不得行。）吳起收泣於岸門。痛西河之爲秦（丘遲書。吳子之泣西河。注。呂氏春秋曰。吳起治西河。王錯譖之魏武侯。武侯使人召吳起。至岸門。止車而立。望西。泣（泣恐涕字）數行下。其僕曰。竊觀公之志。視天下若舍屣。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雪

句、

涕應之曰、子不識也。君誠知我、而使我畢能、秦必亡西河。今君聽讒人之議、不知我、西河之爲秦、不久矣。卒枝解於楚（秦策作支解。注、斷其四肢。按、韓詩外傳、齊景公縛罪人、召左右肢解之。起傳、宗戚大臣射刺起死。）公叔痤言國器反爲悖（商君傳、公叔痤謂魏惠王曰、痤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惠王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豈不悖哉。）公孫鞅奔秦、關龍逢斬（希姓録、關、潛夫論作豢。）萇弘分胣（胣、胣通。救氏反。刳腸也。增、莊子、昔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胣、子胥靡。文粹、萇弘周靈王賢臣。刳腸曰胣。林注、胣裂也。釋文、淮南子曰、萇弘鈹裂而死。鈹讀曰披。汜論訓作車裂。正字通、音以。俗作胣。韋昭注國語曰、萇弘周大夫萇叔也。初劉氏范氏世爲婚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人與范氏。敬王二十八年、魯哀三年、晉人以讓周、周爲之殺萇弘。）尹子穽於棘（原注、投于棘穽。）司馬子期死而浮於江（史記、楚惠王十年、白公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焦氏筆乘、古人多倒語、以浮訓沈也。猶亂之訓治也。）田明辜射（田明未聞。原舊注、非罪爲辜、射而殺之。增、墨子云、中有司出其所治、則從外淫之法、其罪射。）宓子賤西門豹不鬭而死人手（未聞。）董安于死而陳

孫鑛曰、排叙二十三人、長短句錯出、音節鏗鏘、連類而不厭、張榜云、一轉万鈞之力、拈難言字以結、起三十二字奔整、用四必字、

於市（魯定十四年、知文子使告於趙孟、討先發難者。趙孟患之。董安于縊死。趙孟尸諸市、以告知氏。然後趙寧。）宰予不免於田常（呂氏春秋、家語、人間訓、說苑、李斯傳、並載此說。史記索隱曰、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闞止字子我、而闞爭寵、子我爲陳恒所殺。恐字與宰予相渉、因誤云爾。且使宰我信與田恒之亂、恒既殺闞止、殺簡公、尚誰族宰我者。蓋必不然矣。）范雎折脅於魏（史記有傳。）此十數人者、皆世之仁賢忠良有道術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亂闇惑之主而死。（舊刊仁作人。非。）然則雖賢聖不能逃死亡避戮辱者、何也。則愚者難說也。故君子難言也。且至言忤於耳而倒於心（忤、逆也。倒、反也。）非賢聖莫能聽。願大王熟察之也。

愛臣（舊刊有第四字。）

（篇首有愛臣二字。因以名篇耳。非關全篇之意也。）

愛臣太親、必危其身。（愛臣、愛幸之臣。威權上逼。故危其身。）人臣太擅、必易主

似孟軻氏語

句中挿三也字奇

命（先子云。人臣恐大臣誤。不然則任臣誤。舊刊擅作貴。命作位。奪君位也。讀主命令也。易主命使號令出乎已也。）主妾無等（主妾謂妻妾也。史袁盎諫文帝曰。今陛下既已立后。夫人廼妾。妾主豈可同坐哉。等。等差也。）必危嫡子（麗姬是也。）兄弟不服。必危社稷（袁紹袁術是。原舊注。君之兄弟不相從服。）臣聞千乘之君無備。必有百乘之臣在其側。以徙其民（使民歸己也。民。下文作威。）而傾其國（言臣重於君。故衆歸其重。）萬乘之君無備。必有千乘之家在其側。以徙其威而傾其國。是以姦臣蕃息（繁生也。）主道衰亡。是故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周之七國。唐之藩鎮。可鑒。事見下。）群臣大富（大讀爲太。）君主之敗也（晉之三家。齊之田氏。）將相之後主而隆家（孟子朱注。後不急也。凌本作將相之管主而隆國家。八經篇。家隆劫弑之難。）此君人者所外也（原舊注。君當疎外亦遠之。）萬物莫如身之至貴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也（舊刊及原書脱也字。據趙本補。）主勢之隆也（莫如。管二十字。）此四美者。

用字義大矣。夫人有巧用富者。又有拙用富者。有巧用才者。又有拙用才者。猶巧處乎貧。與巧處乎不才者。凡用之巧拙。作終身浮沈。豈可不慎乎。

一柱八字

用故字是故字。層層轉下。

不求諸外。不請於人。議之而得之矣（結言知操二柄。則既在己。）故曰。人主不能用其富則終於外也（魯昭公是。讀。謂死於外國。）此君人者之所職也（言宜守四者。增。趙本作識。）昔者紂之亡。周之卑（東遷以後。諸侯力征。）皆從諸侯之博大也（原舊注。殷諸侯文王。謂三分天下有其二。是周諸侯秦襄王。補。從由也。）晉之分也（舊注。趙魏韓也。）齊之奪也（舊注。陳恒弑簡公也。）皆以群臣之太富也（舊刊太作大。）夫燕宋之所以弑其君者。皆此類也（富貴威重類於其君。故篡弑之禍起焉。此一作以非。）故上比之殷周。中比之燕宋（中下恐脱比之齊晉下五字。）莫不從此術也（從由也。）是故明君之蓄其臣也。盡之以法（臣雖有貴賤。同以法也。按。盡以法術推之也。或曰盡恐晝之誤。晝截止也。下文所謂是也。）質之以備（備先其不起而豫爲之備也。下文所云皆是。原舊注。謂薄其賞賜也。臣貪則易制。僅擧一端也。）故不赦死。不宥刑。赦死宥刑。是謂威淫（淫散也。）社稷將危。國家偏威（君威散。臣威成。故曰偏威。按。偏畸也。）

二明君句、結束有力、

（不能兩立。）是故大臣之祿雖大。不得藉威城市。（不得行威于市民也。城市國都。市衆所聚。恐其乘衆而生心也。）黨與雖衆。不得臣士卒。（不得以君之士卒爲臣也。鳳卿曰。源賴義以來。自臣東征士卒。遂釀成賴朝覇業。）故人臣處國無私朝。（舊注。謂臣自私朝。原注。私家之朝也。）居軍無私交。其府庫不得私貸於家。（原刋貸作貨。誤。原舊注。不欲令其樹福也。或曰。於家。注文攙入。）此明君之所以禁其邪。（盡之以法。）是故不得四從。（臣不得私交四鄰。舊注。四鄰之國。爲私交。今按。從。徙之誤。徙居有方。不得擅徙家于四方。姦臣卜居據險地類。）不載奇兵。非傳非遽。（說文。傳。遽也。讀。奇兵謂兵器之非常用者。戰國時。傳遽不得不載兵器。）載奇兵革。（奇字似衍。）罪死不赦。此明君之所以備不虞者也。（質之以備。）

主道（舊刋。有第五字。）

人君惟虛靜無爲。而群臣各效其職。不敢擅權而壅蔽其主。

始紀二字大綱、守始治紀、承上、轉入虛靜、

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十字、韓子本領盡于此、

形名參同、則人不得成其實形、名家之本旨在于此、而形或作刑、遂解爲刑罰之刑誤矣、

道者萬物之始。（物從道生。故曰始。讀。韓非出老子。故所謂道者虛靜也。萬物生於虛。故曰始也。）是非之紀也。（是非因道彰。故曰紀。紀。綱紀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得其始。其源可知也。）治紀以知善敗之端。（得其紀。其端可知也。讀。善敗。成敗也。增。端。端緒也。）故虛靜以待。（人君待臣以虛靜。去好去惡。去賢去智。是之謂虛。責成任能。君不爲臣先。是之謂靜退。群臣不能意。讀。萬物生於虛。虛靜則明。）令名自命也。（令上舊本贅一令字。）令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讀。應萬物之始。實者物也。）靜則知動者正。（言君靜退無因。臣乃見素。是非自明。故正可得而知也。批點本。作動之正。正。正鵠之正。人之所志也。一曰。正。止之誤。）有言者自爲名。有事者自爲形。形名參同。（讀。參。考形名。皆歸于一也。）君乃無事焉。歸之其情。（歸之物情。君不與焉。）故曰。君無見其所欲。（見者不秘也。宋太宗謂吏部侍郎李至曰。人君當淡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奸佞無自入。讀。見去聲。猶示也。）君見其所欲。臣自將彫琢。（彫琢。謂飾也。翼毳。自將倒措。鹽欽論注。淵鑑類函帝王總載並作將自。）君無見其意。君見

間用韻語、

奇語真理

真個無爲、

因字有力

其意。臣將自表異。（君見其意。臣因其意以稱之。表異。標榜也。評能也。）故曰。去好去惡。（惡去聲。）臣乃見素。（素質也。見老子。讀即彫琢之反。）去舊去智。臣乃自備。（好惡不形。臣無所效。則戒而自備。按舊賢之誤。下文可照。）故有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上文云。令事自定也。）有行而不以賢。（按。行賢當易地。君有賢才。不自以行之。）觀臣下之所因。（觀臣下之所因何事。）有勇而不以怒。使群臣盡其武。（武勇互文。）是故去智而有明。（君無用自智。則臣情可得而察也。君明不蔽。老子云。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去賢而有功。（言君不自用。使臣盡力。故大功可立。）去勇而有彊。（使群臣盡其武勇。而君不與焉。則國却自強也。）群臣守職。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因材能也。）是謂習常。（見老子。習襲也。）故曰。寂乎其無位而處。漻乎莫得其所。（上林賦。寂漻無聲。讀無有方所。不可測識也。）明君無爲於上。群臣竦懼於下。（舊刊。於作乎。）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因臣智。）故君不窮於智。

一束、

（舊注。用臣智。故智不窮。）賢者効其材。（効。致也。効首虜之効。舊刊。効作敎。訛。）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舊刊。衍子字。）不窮於名。（不受惡名。讀名。是非也。迂。）是故不賢而爲賢者師。（舊注。君雖不賢。爲賢臣之師。）不智而爲（舊刊作上字。）智者正。（正鵠之正。謂表的也。舊注。爲臣之正。恐脫字。）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舊注。君取臣勞。以爲己功。蛇足。）此之謂賢主之經也。（經。常法也。）道在不可見。（道體隱微。故不可見也。）用在不可知。虛靜無事。以闇見疵。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知而不知。（去智與能。以自晦闇。群臣見素其疵。可得見也。）知其言以往。（臣下所呈之言。）勿變勿更。以參合閱焉。（閱前言而參之後言。勿得俾前後不相違。讀言謂名也。言循名也。參言閱焉者。責實也。勿變勿更。言固守是術也。即下文保吾所以往也。曰參合。曰稽同。曰同合。意同。）官有一人。勿令通言。（每官置一監。以爲耳目。群臣不能通言。相爲比周。）則萬物皆盡函。（函。包容也。言君總群官之成。不失其柄。則萬事悉函藏於、

佳句、

虎字、目得妙、

二乃字、

文藻似麗似華似錬似密似動似快、

（掌中矣。）掩其跡匿其端下不能原（原尋繹也道在不可見故能紀萬物君亦當如此）去其智絶其能下不能意（意臆通度也。管子善謀而小人善意。注善以意度之。）保吾所往而稽同之（稽亦同也。見王弼老子注。）謹執其柄而固握之（謂君不失賞罰二柄。）絶其望破其意毋使人欲之（執柄固則杜人覬心也。言使人臣不生竊賞罰之柄之心。）不謹其閉不固其門虎乃將存（閉謂禁令。陳深曰非憤疾奸臣欲散其黨。故名之曰虎曰賊。）不愼其事不掩其情賊乃將生擅其主逼其所人莫不與故謂之虎（其所君位也。舊刊擅作弑。逼作代。與黨與。）處其主之側爲姦臣聞其主之忒故謂之賊（聞間諜謂間諜也。忒差也。增。姦臣卽虎也。賊其黨也。外儲右上。内間主之情。以告外。管子姦邪在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也。惟惡之則必假主間而日夜危之。如丹後局告源賴朝以朝廷消息。藤原公經通北條義時。漏朝廷密事之類是也。）散其黨收其餘（謂黨與之餘。收捕也。讀餘不黨者也。收不黨者以爲君之黨也。按收收錄之義。）閉其門奔其輔（諸本奔作奪。輔卽狗也。）國

一轉、

自字知字、無限旨趣、

乃無虎（法峻黨散則姦臣不獨立。）大不可量（廣大曰量。）深不可測（深遠曰測。言君上之事務大小淺深群臣不可得而測量也。所謂道在不可見是。）同合刑名審驗法式（刑形通。形名謂名實也。）擅爲者誅國乃無賊是故人主有五壅（標虎術之品目。）臣閉其主曰壅（下情不通）臣制財利曰壅（竊福利柄）臣擅行令曰壅（矯命茂主。）臣得行義曰壅（竊名）臣得樹人曰壅（竊衆）臣擅行主（諸本作臣閉其主是。）則主失明臣制財利則主失德臣擅行令則主失制臣得行義則主失名臣得樹人則主失黨此人主之所以獨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仲尼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人主之道靜退以爲寶不自操事（使臣盡其材。）而知拙與巧不自計慮而知福與咎是以不言而善應不約而善增（增恐會字。）言已應則執其契事已增則操其符符契之所合賞罰之所生也（陳深曰至

一轉、

（此又說出賞罰來。皆御臣之事也。）故群臣陳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以事責其功。（以事責其功下脫其字。）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誅。明君之道。臣不得陳言而不當。（舊刊脫得字。）是故明君之行賞也。曖乎如時雨。百姓利其澤。其行罰也。畏乎如雷霆。（物云。曖藹同。畏威同。）神聖不能解也。（讀解怒也。今案言不可得其端倪也。）故明君無偷賞。無赦罰。（偷苟也。）賞偷則功臣惰其業。（先子云。賞偷倒。）赦罰則姦臣易為非。（臣一作人。）是故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山世璠云。疑脫疏賤必賞一句。）近愛必誅。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不驕也。（近愛謂近臣愛幸也。）

韓非子全書卷之一 畢

以強弱二字為骨子、

荊

齊

韓非子全書卷之二

讃岐 藤澤南岳校疏

有度第六（舊刊有第六字。）

（度法度也。方云。篇內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群臣之上。則主不可欺以詐僞之語。因以名篇。）

國無常彊。無常弱。奉法者彊則國彊。（注。強為讜作不曲法從私奉行也。言君臣皆能依法也。）奉法者弱則國弱。荊莊王并國二十六。（史載庸舒二國。其餘未盡聞。）開地三千里。（開地拓境。）莊王之氓社稷也。而荊以亡。（荊全之時。與荊亡之時。民及社稷未改易。而全亡遂殊者。則由奉法有強弱故也。楚頃襄王廿一年。秦拔郢。燒夷陵。襄王亡走陳。亡謂衰弊至幾亡。）齊桓公并國三十。（國語。桓公卽位數年。東南多淫亂者。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國。荀子註。謂滅譚滅遂滅項之類。）啓地三千里。（讀上曰開地。古文率多此例。）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齊以亡。燕襄王（或云。襄當作昭。下同。）以河為境。以薊

燕

魏

為國襲涿方城（方城涿之邑也。襲重也。言劃為都城。以方城為外邏。故云襲。）殘齊平中山（中山國名。按史燕昭十七年。與齊趙共滅中山。廿八年。伐齊入臨淄。）有燕者重。無燕者輕。（謂鄰國得燕為黨者則重。反是者則輕也。）襄王之氐社稷也。而燕以亡。（謂幾亡。韓非時二國未亡。）魏安釐王攻趙救燕（當作攻燕救趙。六國表。安僖王五年。擊燕。廿一年。與韓楚救趙新中。秦兵罷。）取地河東（取攻取也。河東燕地。）攻盡陶魏之地（原注定陶。魏當作衛。飾邪篇。魏數年東嚮攻盡陶衛。是。史記無忌曰。東至陶衛之郊。策云。在河淇之間。與陶接。故范蠡亦云。）加兵於齊。私平陸之都（取為私都。舊注言魏加兵於齊平陸。以為私都也。今按平陸都邑名。見孟子。言以為私有。韓策攻楚而私其地之私。）攻韓拔管（管故管叔所都。今屬韓。按魏策。魏將攻韓。信陵君諫之。又魏攻管而不下。）勝於淇下。睢陽之事。荊軍老而走。（魏與楚相持於睢陽。而楚師遁。師久為老。）蔡召陵之事。荊軍破。兵四布於天下（兵魏之兵也。）威行於冠帶之國。（增安僖王時。敗軍喪地。率無虛歲。但二十年。信陵君帥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

以上分、

故字拈上合而斷之、

拈亂字、

拈私曲公法字、

真個有度、

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豈指此等事邪。山璠云。蔡昭陵之事。疑是齊桓伐楚事。錯誤在此。）安釐王死。而魏以亡。（舊本無王字。韓策魏亡於秦。秦蒲阪圓曰。信陵君卒之歲。安僖王亦薨。秦使蒙驁攻魏。拔十城。初置東郡。）故有荊莊齊桓。則荊齊可以霸。有燕襄魏安釐。則燕魏可以強。今皆亡國者。其群臣官吏皆務所以亂。而不務所以治也。其國亂弱矣。又皆釋國法而私其外。（私交於外。國以求利也。）則是負薪而救火也。亂弱甚矣。故當今之時。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以下文例之。者下脫則字。）能去私行行公法者。（私行恐當作私術。）兵彊而敵弱。故審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于群臣之上。則主不可欺以詐偽。（得守法度之臣。授之以政位。加群臣之上。故不可欺以詐偽。）審得失有權衡之稱者。（稱與秤同。正斤兩者。謂適物之宜也。）以聽遠事。（謂治事之臣。使治遠事。）則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權衡所以稱輕重也。臣既

渹然、

此亡之本也一句截住、

（妙於輕重使之聽遠故不可欺以輕重也）今若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舊注能由譽進所以比周於下求其虛譽）若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於法（姦刧云主孤於上而臣成黨於下是也）故官之失能者其國亂以譽爲賞以毀爲罰也則好賞惡罰之人釋公行行私術比周以相爲也忘主外交進其與（與謂黨與也）則其下所以爲上者薄矣交衆與多外內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言雖其才大過人其弊極多）故忠臣危死於非罪姦邪之臣安利於無功（邪臣朋黨則忠臣横以非罪而見陷邪臣輒以無功而獲利也危死危且死也安利安且利也管子云是以忠臣非罪而死邪臣起於非功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也然則爲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註朋黨共毀之故非罪而死）忠臣危死而不以其罪則良臣伏矣（以下句例之而字衍見傷其類故良臣伏也按說苑趙簡子殺澤鳴犢犨孔子至河而還）姦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則姦臣進矣（舊注同氣相求故姦

一不壹字

亦馬群遂空之意也、

臣進也）此亡之本也若是則群臣廢法而行私（句）重輕公法矣（按重輕公法有誤今暫删之）數至能人之門（能人當塗專權之臣君謂之有智能）不壹至主之庭（壹舊作一下同）百慮私家之便不壹圖主之國屬數雖多非所以尊君也（君之徒屬之數雖多皆行私重故非尊君孤憤云今有國者雖地廣人衆然而人主壅蔽大臣專權是國爲越也）百官雖具非所以任國也（百官雖備皆慮私家之便故非任國任謂當其事也）然則主有人主之名而實託於群臣之家也（舊注威權下移故也）故臣曰亡國之廷無人焉（舊注無憂國之人也臣韓非自謂也）廷無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厚國大臣務相尊而不務尊君小臣奉祿養交（養猶養望之養謂小臣相共爲媚佞避犯取容以養交接之道一圖持祿之心既得之患失之三守篇群臣持祿養交行私道而不致公忠此謂朋刼飾邪篇利在私家而威在群臣故民無盡力事主之心）不以官爲事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

句法、

故字轉、

斷於法而信下爲之也（信任也上尚通）故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擇人量功之法布在方冊謂成國之舊制增管子註設法者自著擇人量功之條故不勞自擧度也）故能者不可蔽（舊刊作弊古字通用管子註苟有財能則決擧之自不可隱蔽）敗者不可飾（飾修飾）譽者不能進（房玄齡云無材雖譽之而不能進也）非者不能退（管子註雖誹之而不能退舊注以法量功故能不不可弊敗不可飾以法飾人故譽不能進非不能退也按張敞傳明飾長吏陸淳曰飾恐擇訛）則君臣之間明辯而易治（舊註明辯謂善惡不相掩按下文云法審則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則主彊而守要）故主讐法則可也（原注讐謂按定可否（原在法下令從舊注））賢者之爲人臣北面委質無有二心（質贄通作臣執贄見君不投受而委地故曰委質）朝廷不敢辭賤軍旅不敢辭難（立朝不憫微官臨軍不避艱勞唯上所使）順上之爲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視（爲君視也）而上盡制之爲

若手妙喩、

一句截住、

五不謂字、

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脩頭（韓文考異唐人書脩近下脩脩順也正曰脩卽徇）以脩足清暖寒熱（清清訛冷也）不得不救鏌鋣傅體（鏌上或有入字誤）不敢不搏（利刀近體手必搏之也）無私賢哲之臣無私智能之士（賢哲之臣智能之士皆以公用之也）故民不越鄉而交（不外交淩瀛初本注民無外交也）無百里之蹙（舊刊作慼君無外憂舊注既任臣以公則政平國理人無異望無外心故不越鄉而交所以無百里之慼）貴賤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舊注愚智各得其所故提衡而立翼毳曰謂兩兩相對如一也八經篇云大臣兩重提衡而不踦增云管子與天子提衡注云提持也令衆弱以事一強者謂之衡冄謂衡權衡言愚智不淆如持衡而立也）治之至也今夫輕爵祿易去亡以擇其主臣不謂廉（舊注易亡擇主心貪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廉也）詐說逆法倍主強諫（強原作彊）臣不謂忠（逆法強諫凌主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忠）行惠施利收下爲（民心）名臣不謂仁（行惠收下作福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仁今按齊田氏之類是）離俗隱居而

聖經注疏、

括公私、

以非主臣不謂義（舊刋主作上。注隱居非上揚主之惡。如此之臣。不可謂義。）外使諸侯內耗其國（耗盡也。）伺其危險之陂（山云陂恐隙字誤。）以恐其主（恐虛愒也。）曰交非我不親。怨非我不解。而主乃信之以國聽之。卑主之名以顯其身。毀國之厚（厚資也。）以利其家（蘓秦張儀之類是。）臣不謂智（伺危以恐主。毀國以利家。姦雄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智也。）此數物者（物。事。）險世之說也（險世之說也。說音悅。上脫所字。）而先王之法所簡也（法所簡也。法字衍。蓋因下文誤。簡棄也。燕策簡棄大功。）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從王之指（指旨通用。謂不得張威福。）毋或作惡。從王之路。古者世治之民（累世治平之民。或謂倒語。）奉公法廢私術。專意一行。具以待任（言積畜以待主之任用也。明主之道。賞必出公利。名必在乎爲上。故重命畏事。舊注。治世之人。所其意行。不用之於私。唯以待君之任耳。）夫爲之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齊王自聽終歲之計。

句法可玩

要字、實要、

三不敢字、

睢魏王晝讀官法類。舊注。言當用法而察之。）且上用目則下飾觀（言善外望也。舊注。飾觀則目視不得其眞也。）上用耳則下飾聲（舊注。飾聲則耳聽不知其僞也。）上用慮則下繁辭（舊注。繁辭則慮惑於說也。）先王以三者爲不足（目耳慮之所察。）故舍己能而因法數審賞罰（淮南子注。數術也。）先王之所守要。故法省而不侵（民能奉法。）獨制四海之內（獨制獨斷。姦臣不得擅國。）聰智不得用其詐。險躁（險陂躁人。舊刋作陰。）不得關其佞（關通也。漢書公卿皆關說。註因之納說如行有關。）姦邪無所依。遠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辭。勢在郎中（勢恐近誤。郎廊通。引秦策漢書。宜從。）不敢蔽善飾非。朝廷群下。直湊單微（直當作指。淮南子趨舍指湊。高誘注曰。指所之也。湊所合也。指湊猶言行止也。單盡也。此謂上自朝廷下至群下。謹其行止。雖微小事。必肅整矣。思不出其位也。漢書贊王莽知中外殫微。亦此義。）不敢相踰越。故治不足而日有餘（少事多暇。）上之任勢使然也。（舊注。立治之功。日尚有餘。而功教既已平。群臣既已從。則上之任用

亦妙喩、

括內外字

句法參差、

（之勢。不違法教使之然也。）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舊注。如地形之見耕漸就削滅也。以下文東西司南字按之。如地形焉。蓋言山川紆回能使人失方也。）積漸以往。（積作卽。按。易繫辭。臣弑其君。非一朝一夕之故。）使人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端正也。）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端。活字。堀秀曰。人步道路。左轉右折。始則東行。終則西面。步差之積。漸至使人謬方位。而認西以爲卯而不自知。故先王製司南。以使行人不迷紆曲之路。原注。喩立法以正群臣。舊注。司南。卽指南車也。以喩國之正法。翼毳曰。崔豹古今注云。周公治致太平。越裳氏重譯來貢白雉一。黑雉二。象牙一。使者迷其歸路。周公錫以文錦二疋。軿車五乘。皆設司南之制。愚按。司南。如今南針盤也。）故明主使其群臣不遊意於法之外。不爲惠於法之內。（舊注。不令遊意法外爲惠法內。）皆所以防其侵也。動無非法。法所以凌過遊私也。（凌陵通。嚴峻也。荀子注。陵淬也。舊刑作凌過遊外私也。注。卽使群臣動皆以法。其或凌過遊外。卽皆私也。）嚴刑所以遂令懲下也。（嚴字似衍。欲以遂令且懲下也。遂逼也。）威不貸錯。（言威權不可假下。錯措通。謂施行。子罕請

括度字

舉措而已、語簡而要矣、

宋君曰。誅罰殺戮。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故一國歸焉。）制不共門。（八經曰。賞罰下共。則威分。故貴獨斷。）（原注。主威不外借。君臣不共制。舊注。威當主。錯。故不貸臣令錯。制當主裁。故不共臣同門錯置也。）威制共則衆邪彰矣。（舊注。威制共臣則奸邪顯。用矣字。云共上脫貸字。）法不信則君行危矣。（法不信。則君危也。讀行。將也。增。恐位字訛。）刑不斷則邪不勝矣。（言刑獄不決斷。則不能勝邪也。勝。勝殘去殺之勝。）故曰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爲度。（舊注。匠之目意。雖復中繩。而不可用。當以規矩爲其度。○飾邪篇。釋規而任巧。釋法而任智。惑亂之道也。）上智捷舉中事。必以先王之法爲比。（上智下愚之反。舊注。君智雖敏而中事。欤然不可用。當以先王之法。爲其比例也。）故繩直而枉木斲。準夷而高科削。（原注。夷平也。削高爲平。舊注。科等也。削高等令就下也。律志。準揆平取正之器。）權衡縣而重益輕。（舊注。減重益輕。權衡乃平。）斗石設而多益少。（原注。減多益少。斗石乃滿。）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舉措而已矣。謂其易易也。增。管子。以法治國。則舉措而已。家語。孔子曰。聖人明於禮樂。擧而措之而已。）

括強字

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故矯上之失。詰下之邪。治亂決謬。絀羨齊非。（不避謂必罰。不遺謂信賞。矯正也。孤憤矯人主阿避之心。詰謂窮治也。舊注。絀其徒羨齊其爲非。絀音黜。鳳卿曰。黜貶下也。齊擠古通。排也。推之使墜也。）一民之軌。莫如法。屬官威民。（屬當作厲。詭使所以立廉耻者。屬下也。原舊注並云。屬官欲令官之屬。已皆謬。）退淫殆。（山云。論語。鄭聲淫。佞人殆。）止詐僞。莫如刑。刑重則不敢以貴易賤。（舊注。不敢以貴勢慢易於賤也。原注。易去聲。）法審則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則主彊而守要。（彊舊作強。）故先王貴而傳之。（舊刊貴下有之字。舊注。傳之於後。）人主釋法用私。上下不別矣。（張賓王曰。不立眼目。不畫分界。逐意命詞。洶洶無涯。而法度犂然具備。惟先秦能然。）

二柄（舊刊有第七字。）

句法

自用、畢竟取敗之處、

虎狗、取喩甚切、

（賞罰不出于己而使人臣竊之。故有篡弑之禍。）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言道之以德。制之以刑也。）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爲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群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世之姦臣則不然。（不然。言不使人主把二柄也。）所惡則能得之其主而罪之。（姦臣所惡。則巧詐媚惑其主。得其威而罪之。）所愛則能得之其主而賞之。（姦臣所愛。亦以巧詐媚惑其主。得之猶好也。注之恩而賞之。）今人主非使賞罰之威利出於己也。聽其臣而行其賞罰。則一國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舊注。臣用罰則民畏臣而輕君。）歸其臣而去其君矣。（舊注。臣用賞則民歸臣而去其君。）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狗矣。（服狗

分

舉事實以明之

（間脫於字。）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於臣矣。（舊注。反爲臣所制也。）故田常上請爵祿（原注樹恩。）而行之群臣。（舊注。請君爵祿。而與群臣。所以樹私德於衆宜。○行賜也。按左傳昭公十年。田桓子召逐臣于山。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屨。而反棘焉。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子反子城子公公孫捷。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外儲說。齊大饑。民趨田成氏者。不聞不活。）下大斗斛而施於百姓。（舊注。於下而用大斗斛。以施百姓。所以樹私恩於衆庶也。○按史記。以小斗收。）此簡公失德而田常用之也。故簡公見弒。（簡公。齊悼公子。名壬。田常。齊卿田成子也。）子罕謂宋君曰。夫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蒲阪圓曰。檢外儲右下。道應訓。韓詩外傳。呂氏春秋。說苑等。竝載此說。而左傳史記所書子罕宋良太夫。事平公元公。無劫弒之事。案。內儲下云。皇喜與戴驩爭事。遂殺宋君而奪其政。恐皇氏樂氏同出于戴公。子罕名喜。與皇喜相涉。因誤云爾。）田常徒用德（原舊注。謂不兼刑。）而簡公弒。子罕徒用刑。（原舊注。謂不兼德。）而宋君劫。故今之（原。之作世。今從舊刊。）爲人臣者。兼刑德而用之。則是世主之危甚於簡公宋君也。劫殺擁蔽之主。非失刑德而使臣用之（非當作弗。或兼。）而不危亡者。則未嘗有也。

合

起手十一字。蓋刑名家之法言。故揭而示其旨也。言事二字。一篇大綱。當不當字。是主眼。

人主將欲禁姦。則審合刑名者。（增刑刑通用。下多有之。皆倣之。）言不異事也。（言名也。事刑也。言事以相考。則合不諧可知也。）爲人臣者陳事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故群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則罰。非罰小功也。罰功不當名也。群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罰。非不說於大功也。以爲不當名也害甚於有大功。故罰。（不當名之

大凡欲大功者、多不顧其人之始謀何如、其力之何如、其德之何如、此所以招害也、

情卽下文素字、

（害。甚於有大功十四字句。）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恒按、寢而之寢、恐寤誤。）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爲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爲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爲侵官之害甚於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守業其官、所言者貞也。（原舊注。守業以當官、守官以當言。如此者貞也。）則群臣不得朋黨相爲矣。（爲助也。）人主有二患。任賢則臣將乘於賢以劫其君。（原注。賢者必以才術、故能乘賢以劫君也。舊注同。）妄舉則事沮不勝。（原注。妄舉謂不擇賢、則其事必毀敗也。舊注作其事必沮而不勝、沮毀敗也。）故人主好賢、則群臣飾行以要君欲。則是群臣之情不效。（原舊注。飾行則僞外。故真情不顯也。舊注、真情作內情。效顯也。今按。效致也。猶效首虜之效也。）

舉事實以示方、此韓非常法、

群臣之情不效。則人主無以異其臣矣。（原舊注。莫不飾行。故真僞不分也。按、異分也。）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事見七術。謂民皆爭奮死。赴水火不卻走。）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墨子。昔者楚靈王好士細腰。故靈之臣皆以一飯爲節。脇息而後帶。扶牆而後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主術訓。靈王好細腰而民有殺食自餓也。越王好勇而民皆處危爭死也。楚策。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王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管子。夫楚王好細腰而美人省食。瑯邪代醉篇。論二主同好。引荀子楚莊王好細腰。故朝有餓人。蓋在莊王初年、淫泆無度、伍舉入諫前。）齊桓公妬外而好內。（左傳。齊侯好內、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故豎刁自宮（割勢也）以治內。桓公好味、易牙蒸其首子（毛奇齡云。首元古通用。首子長子也。史、微子開殷帝乙之首子。）而進之。燕子噲好賢、故子之明不受國。（明猶揚言也、佯誘燕王也。外儲說潘壽謂燕王曰。人之謂堯之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今王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受。舊說子之燕之臣也。以噲好賢。故陳禪讓之事。令噲不受國。以讓己、因以篡之、鳳卿曰。舊注。以不受國字。系乎燕噲誤矣。）故君見惡則群

臣匿端。（原注避罪也舊注匿其端避所惡也）君見好則群臣誣能。（誣能即飾行欲見用也凌注同）人主欲見。則群臣之情態得其資矣。（欲見者好惡見也言群臣以君好惡爲取利之資被資謂有所緣）故子之託於賢以奪其君者也。豎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噲以亂死。（舊注子噲燕王名也）桓公蟲流出戶而不葬。（史五公子作亂不歛殯蟲流出於戶又用豎刁而蟲出於戶戶舊作尸非）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謂見好惡之情則臣得以爲利此以情借臣求利者也患所以生）人臣之情非必能愛其君也。爲重利之故也。今人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緣以侵其主。（緣其好惡之情得以侵主）則群臣爲子之田常不難矣。（言群臣易爲與外人謀欺君避位又內施私惠以奪其民）故曰去好去惡群臣見素。（君無見好惡則臣無因爲僞其誠素自見）群臣見素則人君不蔽矣。（人君一作大君今從凌本）

與黄庭經一様文旨、彼以養生、此以理國、身心家國、其理一也、味之甘口色之悅情、人誰不好之、好而溺、遂以取害、猶夫佞之可悅姦之似忠、使人主不知不識失其二柄乎、豈可不慎乎、

揚權（舊刊有第八字權古本作推）

天有大命人有大命。（晝夜四時之侯天之大命君臣上下之節人之大命也）夫香美脆味。（七發注引作膬味說文脆物易斷也脆此芮切）厚酒肥肉甘口而病形。（舊刊病作疾諸本作病厚酒味濃也）曼理皓齒。（曼理細理脆肌美色皓齒謂如瓠犀也司馬相如傳索隱引作曼服）說情而捐精。（增韻精真氣也迂評作損香肥所以甘口也用之失中則病形皓曼所以說情也耽之過度則捐精世楷本作損賢才所以助理也用之失宜則危君也）故去甚去泰身乃無害。（去泰見老子）權不欲見素無爲也。（恒按欲下恐有脫字見字似當屬下素質素也）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四方謂臣民中央謂主君）聖人執要四方來效。（效致也獻也猶效首虜之效也）虛而待之彼自以之。（以用也君但虛心以待之彼則各自用其能也）四海既藏。道陰見陽。（藏府藏也言如物聚府藏也上句四方來效也言四海之民既爲己有君能謹勿見好惡而臣失其資道由也道陰見陽猶言居靜制動也）左右既立開門而當。（左右即刑德下文與二三

倚不正也徙不定也句法古雅

（者皆同。）勿變勿易與二俱行（勿變勿易謂因其事）行之不已（行之行權也）是謂履理也（履行道理而不止息。故曰履理。）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爲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狸野猫。說苑使驥捕鼠曾不如百錢之狸。吳棫韻補事音史。）上有所長事乃不方。（不方。謂圓成也。按。上有所長言上自恃其所長也。不方。言事不得其方也。）矜而好能下之所欺（原舊注。居上者矜好其能則下各飾（舊刊作逆）其能以欺之。）辨惠好生下因其材（原舊注。居上好生辨惠則下因其材以入其諛佞。材則辨惠也。讀云。生出也。辨惠之人必欲善自我出之是好生也。下文形名參同用其所生。乃不自我出之也。注非。增惠慧通。今按。生生割也。因之反。）上下易用國故不治（原舊注。上代下任。下操上權。則國不治。按。讀故猶言是以也。）用一之道以名爲首。（原注。一謂道。可以常行古今（舊刊有眞二字）者。唯其正名乎。故以名爲首。鳳卿曰。老子云。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以名爲首。謂以正名分爲先務也。）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故聖人執一以靜使

可嵩

其名已顯着則以名用之若其名未明則却先修其形

名自命令事自定。不見其采下故素正。（見顯也。采文彩也。謂智能也。正謂不用巧飾也。此言上不自用其能。是以下自素正。）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其事而任之彼則自舉其事。舊刊使作彼。）因而予之彼將自舉之（因其事以與之彼則自舉之。將字衍。）正與處之使皆自定之（與恐而誤。正讀曰止。言上下相共判事。使下定之以守靜。）上以名舉之（凡事皆使彼自定在上者從而以名舉之則刑名審矣。）不知其名復修其形（形事也。循事以求名也。（舊刊注名下有刪其名略知字））形名參同用其所生。（所生爲（謂道）形名所從而出者形名既以參同。故有此人而用之。）二者誠信下乃貢情（二者謂形名也。參同則用其人貢謂諫見也。）謹修所事待命於天（天謂自然也。）毋失其要乃爲聖人。聖人之道。去智與巧。智巧不去難以爲常（夫智巧在必背道而行詐。故須去之。）民人用之其身多殃。主上用之其國危亡。因天之道反形之理（反復也。反求之理。形之理。猶言人之道。天無形人有形。故云。易云。自形而上者謂之道也。或曰。形恐地誤。）督參

同乎同、似是而非蓋該卒踰群、

覈之終則有始（既去智巧以因天道下則反形之理二一者參考參驗覈盡之其事既終還從其始也）（有又通終則又始言不極也）虛以靜後未嘗用已（未嘗用已而先唱老子靜爲隩君虛而待之用其所生即是）凡上之患（舊刊作凡人物本作凡主）必同其端（端謂所陳事之首也臣之陳事不擇可否每皆同之則是偏聽而致患也）信而勿同萬民一從（信任也陳其事者且當任之無遂與同然後擇其然者以之施教則萬民齊一而隨從）夫道者弘大而無形德者覈理而普至於群生斟酌用之（讀言斟酌道德用之於民也增道德廣深萬物斟酌而資用之）萬物皆盛而不與其寧（道德不與物寧而物自寧方日升云盛受也成字誤）（按不與即不同之義）道者下周於事因稽而命（而恐天誤）與時生死（言當因道以考汝報命死生猶廢興也謂其教命時可廢則廢時可興則興也讀生死當作死生）參名異事通一同情（原舊注參考異事之名必令通一而又同情讀名一下添兩於字義乃明矣鳳卿曰以一理推同情之物之謂也）故曰道不同於萬物（故能生於萬物）德不同於陰陽（故能成於陰陽）衡不同於輕重（故能知其輕重）繩不同於出入（故能正於出入）和不同於燥濕（故能均於燥濕讀和樂器主調聲律它樂器皆以燥濕變唯和不變和見唐志匏第七巢有和增宇惠曰唐書禮樂志其物名在八音七曰匏爲竽爲巢巢大笙也爲和和小笙也）君不同於群臣（故能制於群臣）凡此六者道之出也（此六者皆自道出故曰道之出也）道無雙故曰一是故明君貴獨（即無雙之謂所云不同於萬物是）道之容（按道上脫獨字言獨也者是道之容也）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禱（先予云臣恐衍下當陳其名以禱於君○禱謂有求也）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趙本注一本有也字舊刊同）

在繩之外是出在繩之内是入出入共是違其正也、

愈出愈妙、上章旨趣演叙而盡之無復餘蘊、

凡聽之道以其所出反以爲之入（讀言君人之道唯務入已而不從我出之）故審名以定位明分以辯類（審察其名則事位自定明識其分則物類自辯）聽言之道溶若甚醉（溶閒漫之貌凡聽言者欲閒以招明愚以求智故閒然若甚醉者則言者自盡而敷奏也）

參伍亦刑名家要旨

脣乎齒乎吾不爲始乎齒乎脣乎愈惛惛乎。（脣齒可以發言諮也。吾不爲始、則彼自爲始。吾愈惛惛、彼愈昭昭。）彼自離之吾因以知之是非輻輳。上不與構。（離謂分析其所言。彼既分析、吾遂知之。上所陳之言、或是或非、如輻之輳、皆發自下情。上不與之爲構也。構、結也。按舊刊輳作湊。注同。古通用。）虛靜無爲道之情也參伍比物事之形也。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根幹不革則動泄不失矣。（說文、伍、相參伍也。虛、道之舍也。增。荀子、欲潛以深、欲參以伍。注、參伍猶錯雜也。引此文作合參。楊升菴外集、比物合虛、皆參互考之以知物之虛實也。荀注誤引。朱子又自荀注見之、原不自韓子中出也。山璠曰、泄、溶之誤。下句可證。）動之溶之無爲而改之（先子云、改恐攻誤。）喜之則多事惡之則生怨。（原舊注、謂臣所陳言、君若喜之、彼必自媢、益爲其事。若乃惡之、彼必生怨而遂止。鳳岬按、多事、繁務也。言上喜之、下則飾進也。）故去喜去惡虛心以爲道舍（舊刊無故字。陳本有。去喜惡以虛其心、則道來止。故爲道舍。）上不與共之民乃寵之（上文君不同於群臣之義。八經、賞罰下共則威

民乃寵之、使獨爲之、互文。

虛室生白、亦使外物不來犯而已、非閉內扃、豈能得然乎。

上因彼之所爲、各以自成、上文餘意、說而又審之、

上失其因、下却因之、

分。寵者寵異之也。觀瀾原舊注、謂下之爲事、上不與共得、則臣得自專。其事必成。故得受其策寵。一曰、寵、尊也。）上不與義之（先子云、義當作議。）使獨爲之（使自舉之。）上固閉內扃從室視庭。（謂去喜去惡而道陰見陽也。）參咫尺已具皆之其處以賞者賞以刑者刑（咫尺謂小差異也。謂群臣之長短自形見。固閉內扃、靜虛之術。從室視庭、道陰見陽之義。參咫尺已具、皆之其處、言人君守此術、則群臣舉動具狀如在目前、悉知其在職之情。八尺曰咫。尺寸者所以度長短。既閉心以參驗之、咫尺以度量之、二者以具、則大小長短皆之其所、不相犯錯。如此則可賞則賞、可刑則刑、無乖謬矣。）因其所爲各以自成善惡必及孰敢不信。（所爲善惡既各自成、善必及賞、惡必及刑、刑賞不差、誰敢不信。）規矩既設三隅乃列（賞罰規矩既已設於一事、則人知他事皆然。故曰三隅乃列也。○注、設原作說。今從凌本。）主上不神下將有因（神者隱而莫測也。既不神則可測。故可因也。）其事不當下考其常（讀常故也。神則無常可測者有常。下因其故常。主事不當、則下以常理考之、所以較其非誤。）若天若地是謂累解（君用意無私如天地、則下因下考之

帝之懸解。蒙莊頓悟處。韓亦揭累解字。以示大方。

累解。聖人地位全同。

換韵之處。意亦隨轉。

六間之非。古人所憂恚于治者。孰不慎之。

（累可解。讀累解。猶懸解也。累結也。）若地若天。孰踈孰親。（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故無踈無親也。此譬天地無私。言人君能執法賞罰無私親踈也。）能象天地。是謂聖人。（象天地之高厚而無私也。）欲治其內。置而勿親。（內謂君之機密也。欲令機事不失。所置之臣。勿私親之。）欲治其外。官置一人。不使自恣。安得移并。（外謂百官之政也。欲令官政不失。則每官置一人焉。夫兩人則爭。[illegible]官有二人。適足以增其猜競。故一人則專而不恣。豈有移徙并兼之事。）大臣之門。唯恐多人。（臣門多人。威權在[illegible]之故也。）凡治之極。下不能得。（神隱不測。故下不能得之。[illegible]治道無踰此者。故曰治之極也。）周合刑名。（周比也。審合事與言。）民乃守職。去此更求。是謂大惑。（刑名不差。則民守職。此治之至要者也。去至要而不用。非惑而何也。）猾民愈衆。姦邪滿側。（亦既大惑。故姦衆而邪滿。）故曰。毋富人而貸焉。（貸。損我與彼也。齊田氏貸民以大斗之類。）毋貴人而逼焉。（如季孫之於魯昭公。君之富臣。更從臣貸。君之貴臣。更令臣逼。此倒置之徒。不識理道者也。）毋專信一人。而失其都國焉。（專信一人。

虎將爲狗。奇語。

國非其國。而主不自知之。

虎化爲人。亦奇語。

倒取大阿以授人者。滔滔皆是。

則勢聚焉。故失其都。）腓大於股。難以趣走。（腓。脛後肉也。臣重於君。難以爲理。）主失其神。虎隨其後。（失神。謂君可測知。臣能爲虎。隨後以伺其隙。）主上不知。虎將爲狗。（狗。虎之使令。爲狗。謂大臣樹黨與。唐紀周利用。冉祖雍。李俊。宋之遜。姚紹之。皆爲武三思耳目。時人謂之五狗。可證。）主不蚤止。狗益無已。（言人主不伐其聚。狗之從虎者。日多。喻奸小臣之黨重臣者也。）虎成其群。以殺其毋。（殺一作弑。既明黨相益。即是虎成群也。虎既成群。毋必見弑。）爲主而無臣。奚國之有。（臣皆爲虎。故無臣也。（原無也字））故曰。主施其法。大虎將怯。主施其刑。大虎自寧。（主既施刑。虎則懼而履道。故得安寧也。）法刑狗信。虎化爲人。復反其眞。（狗信恐苟信訛。法刑既信。則奸臣變面。）欲爲其國。必伐其聚。（聚爲朋黨交結。伐之者。所以離散其朋黨也。）不伐其聚。彼將聚衆。欲爲其地。必適其賜。（爲其地者。謂爲之所也。左傳祭仲云。不如早爲之所。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之類。適者節制也。）不適其賜。亂人求益。彼求我予。假讎人斧。（舊刊。讎作仇。亂人求益而與之。是以斧假仇人也。）

二實屹然対峙、利害判然、

上失扶寸下得尋常至論至論

內出互文

假之不可。彼將用之以伐我。（以斧與仇。則是假與不可。仇既得斧。我之見伐。不亦宜哉。）黃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戰。（夫上位可寶。上利可貪。居下者常有羨欲之心。上下交爭。一日有百也。）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謂法度。）以割其下。故度量之立。主之寶也。（度量可以割斷下。故爲主寶也。）黨與之具。臣之寶也。（黨與具可以奪君位。故爲臣寶。）臣之所不弒其君者。黨與不具也。故上失扶寸。下得尋常。（一指爲寸。四指爲扶。上於度量少有所失。下之得利。已數倍多矣。增。公羊傳膚寸而合。何休註曰。側手爲扶。按指爲寸。）有國之君。不大其都。（大其都臣將據以叛國。）有道之臣。不貴其家。（臣當作國。大夫稱家。貴其家臣將凌已。）有道之君。不貴其臣。（貴其臣。臣將貴勢過已。按不貴謂爲節制。）貴之富之。備將代之。（按備恐彼誤以音誤也。臣既貴富。彼必將伐君也。舊刊作伐。注作代。）備危恐殆。急置太子。禍乃無從起。（太子者。君之副貳。今欲備其危殆。必速置之。則禍端自息矣。按。備預防也。恐戒懼意。）內索出圍。必身自執

反覆論之、人不厭其複、

並后耦國、皆是兩雄之害、

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其度量。（索繩也。言君出入乎索繩範圍之中。必身自守法不失。或云。內索者探群臣匿計也。出圍者開黨與藩圍也。說文。圍囹圄也。爾雅云。圍禁也。言不爲群臣所環繞也。）厚者虧之。薄者靡之。（舊刊作摩。古通用。下兩靡字。讀爲摩。說難。悟言無所擊摩。墨子相擊相摩。言甚者虧損之。否者摩切之。皆從法度也。非。又墨子。皆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是以厚者有鬭。而薄者有爭。餘子緈云。奢靡之靡。或云。風靡之靡。厚謂臣黨與衆。勢位高也。薄謂位高且薄于君者也。厚薄蓋以勢威言。）虧靡有量。毋使民比周。同欺其上。虧之若月。（若明之漸虧也。）靡之若熱。（若鑽火取熱。不得中息。）簡令謹誅。（簡擇法令。）必盡其罰。（盡刑罰之理也。）毋弛而弓。一棲兩雄。（弓以射不當。棲之雄。喻刑法罰不當位之官也。正字通引此作彌弓。言大臣常有謀君之心。喻雄鷄偶棲一塒。人主常備將伐已。操度量以割下。張弓擬之。勿弛其守。）一棲兩雄。其鬭㘖㘖。（爭鬭皃。喻爭政競權也。）豺狼在牢。其羊不繁。（牢欄也。繁蕃息也。豺狼喻奸臣。羊喻民。）一家二貴。事乃無功。（二貴謂大臣耦君。）夫妻持政。子無適從。爲人君者。數披其木。毋使木枝扶疏。（木喻

微禍壞國、小害殘家、蓋國家衰頹、力不能耐微小之害也、此亦非豫爲其備、則不能也、

結法峻拔、

臣也。披、謂落其枝也、數落木枝者、喩數削臣之威勢、毋令大盛。今按、披、折也。扶疎、四布索散皃。呂氏春秋、樹肥無使扶疎。筍賦、扶疎四布。上林賦、垂條扶疎。魏文帝柳賦、扶疎而孛散。大玄經、洞簫賦、亦有扶疎字。木枝扶疎、將塞公閭。（謂臣威權覆主、充塞公閭。）私門將實、公庭將虛。（如後三條帝峻郤藤原教通奏。教通艴然、拂衣而起、大呼曰、藤氏卿相悉罷、春日神威今日盡矣。於是諸藤咸起、隨教通而出、無留朝者、可鑒。）主將壅圍。（圍、圍也。按、壅塞圍環繞也。謂塗耳目也。）數披其木、無使木枝外拒。（拒、謂枝之旁生者也。）木枝外拒、將逼主處。數披其木、毋使枝大本小。枝大本小、將不勝春風。不勝春風、枝將害心。（不勝春風、言風之來者猶且不勝、猶不勝衣之不勝也。）公子既衆、宗室憂吟。（宗室、謂大宗適子家也（趙本無此九字）。庶子既衆、勢凌適子、故憂吟也。顧注。）止之之道、數披其木、毋使枝茂。木枝數披、黨與乃離。堀其根本、木乃不神。（神、旺之義。山璠云、神恐伸字。）塡其洶淵、毋使水清。（塡、塞也。洶、涌也。淵者、水之停積。水清、鑒之者必衆、嚮強族和附之者必多也。）探其懷、奪

先揭其綱、次列其條目、結以警語、

溺色愛美、以怠于政者、固不足論也、信其言、憐其才、使之與議朝事、進退人才、其害實不可測也、

之威。（探其懷、謂測其心、知其所欲爲。）主上用之、若電若雷。（威不下分、則君令獨而可畏、故若雷電也。趙本有也字。）

八姦（舊刊有第九字）

原注、摩寫姦臣作用、精言壯詞、千年如見。可謂古今奇絕妙品。

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道、由也。）一曰在同牀。（妃嬪與君同床起臥。在字衍。）何謂同牀。曰、貴夫人、愛孺子、便僻好色。（便僻、得嬖美好之色。按、僻讀曰嬖。孺子、婦人之美稱。外儲右上有卜孺子、皆貴於王、是也。）此人主之所惑也。託於燕處之虞、（按、處虞似當易位。燕、宴也。虞、娛通。）乘醉飽之時、而求其所欲、此必聽之術也。（乘、因也。夫人孺子等、由因君醉飽之時、進以燕娛之具、以求其所欲、事無不聽。）爲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此之謂同牀。（以金玉之寶、內事貴婦人愛孺子等、使之惑主。主惑（顧本無二字）主則姦謀可成也。）二曰在旁。何謂在旁。曰、優笑侏

儒左右近習。（優笑者。都本無者字。謂俳優能唱笑者。侏儒短人也。按優謂戲也。優施優孟優旃以善優戲得主心。世主以其至卑親近。無偶意。楚策注。習所昵者。）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諾諾。（劉良曰。唯唯敬聽之辭。玉藻注。唯速而恭。諾緩而慢。秝被額壺之疏節諾）先意承旨。（韓詩外傳。當前決意。一呼再諾者。人隷也。）觀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此皆俱進俱退。皆應皆對。一辭同軌以移主心者也。為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玩好。外為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此之謂在旁。（姦臣既以金玉內事近習之臣。外又為行非法。漸化其主。主既習非。則其位可得而奪也。）三曰父兄。何謂父兄。曰。側室公子。（杜預曰。側室支子。）人主之所親愛也。大臣廷吏。人主之所與度計也。此皆盡力畢議。人主之所必聽也。為人臣者事公子側室以聲音子女。收大臣廷吏以辭言。處約（處恐虛字。約虛以爵祿。未有實叙也。）言事。事成則進爵益祿。以勸其心。（姦臣進益爵祿於大臣廷吏也。）使犯其主。（舊作王。誤。）此之謂父兄。四曰養殃。何謂養殃。曰。人主樂美宮室臺池。好飾子女狗馬以娛其心。（按。娛以其心四字恐衍。）此人主之殃也。為人臣者盡民力以美宮室臺池。重賦歛以飾子女狗馬。以娛其主而亂其心。從其所欲。而樹私利其間。此謂養殃。（此謂間脫之字。）五曰民萌。（萌氓通。）何謂民萌。曰。為人臣者散公財以說民人。（公恐私訛。）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勸譽己。以塞其主。（原舊注。臣行其惠。則主澤不下流。故曰塞其主。增。塞主之明。注非。）而成其所欲。此之謂民萌。六曰流行。何謂流行。曰。人主者固壅其言談。（固壅其言談。人主不妄發言也。）希於聽論議。易移以辨說。（希頗也。）為人臣者求諸侯之辯士。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以語其私。為巧文之言。流行之辭。（流行之辭。猶言懸河之辯也。）示之以利勢。

養殃奇

季世多此弊風。人主宜鑑古爲之守備。

懼之以患害施屬虛辭以壞其主（施設綴屬浮虛之辭。山墦云。壞當作環。荀子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爲務。注。環繞其主不使賢臣得用也。）此之謂流行。七曰威彊。何謂威彊。曰君人者以群臣百姓（民者國之本。）爲威彊者也。群臣百姓之所善則君善之。非群臣百姓之所善則君不善之。爲人臣者聚帶劍之客養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爲己者必利不爲己者必死以恐其群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謂威彊。八曰四方。何謂四方。曰君子（舊刊作人。）者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彊兵。大國之所索（索求也。）小國必聽。彊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爲人臣者重賦斂盡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聚邊境（兵大國之兵。）而制斂於內（籍制聚斂。）薄者（薄謂次于甚者也。）數內大使以震其君（內納也。數大使大國之使也。增。）

同牀不得行姦

在旁之害止矣

父兄不能助姦臣

養殃之弊何得行于國

民萌歸于公而不歸于私家

流行之禍不發也

（大使猶重使也。魏策信陵君大怒遣大使之安陵。）使之恐懼。此之謂四方。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姦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有也。不可不察焉。明君之於內也。娛其色而不行其謁。不使私請。（所以防初姦之同牀也。）其於左右也。使其身必責其言。不使益辭。（所以防二姦之在旁也。）其於父兄大臣也。聽其言也。必使以罰任於後。（言使以刑法負任於背後也。）不令妄舉。（防三姦之父兄。）其於觀樂玩好也。必令之有所出（原舊注。謂知其所從來。）不使擅進不使擅退群臣虞其言（先子云。群上恐脫不使二字。防四姦之養殃也。虞度也。）其於德施也。縱禁財（東京賦發京倉散禁財。薛綜曰。禁藏也。發散禁庫之財。）發墳倉（積粟於倉如墳然。拔墳積也。）利於民者必出於君。（孔子家語載孔子戒子路語。）不使人臣私其德（齊田氏以大斗貸民之類。防五姦之民萌也。）其於說議也。稱譽者所善毀疵者所惡必實其能察

威彊不能劫君主

四方無以亂君聽、害主明。

此段演上四方之害。

其過。（考賞其能。察誅其過。）不使群臣相爲語。（上文云。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以語其私。即是原舊注。防六姦之流行。）其於勇力之士也、軍旅之功無踰賞。（稱功之大小。賦祿受賞。按。踰當作偸。主道篇、明君無偸賞。）邑鬬之勇無赦罪。（邑鬬勇者。謂恃力與邑人私鬬。）不使群臣行私財。（防七姦之威彊也。不使行私財於勇士。）其於諸侯之求索也、法則聽之、不法則距之。（防八姦之四方。）所謂亡君者、非莫有其國也。而有之者、皆非已有也。（亡君雖有國非已有之。令臣埶制而有之。舊刊別提此條。）令臣以外爲制於内、則是君人者亡也。（臣自外制内、而君不擅舉手。如此者君必亡也。）聽大國、爲救亡也。而亡亟於不聽。（亡亟於云云。亡者上文所言有之者。非已有也。）故不聽群臣、群臣知不聽、則不外市諸侯。（或云。群臣群臣恐衍二。臣之外交、以君之聽已。欲有所構結。今君既不聽、則外交之心息矣。增大國諸侯猶且不聽。況受我臣之蒙蔽爲欺者乎。舊刊脫市字。諸本有。）諸侯之不聽。（按。之恐知誤。）則不受臣之誣其君

明主一節補上文

矣。（諸侯知我不聽用其臣、不受彼臣之浮言以罔誣其君也。）明主之爲官職爵祿也、所以進賢材、勸有功也。（舊刊明主以下。別提。）故曰、賢材者處厚祿、任大官。功大者有尊爵、受重賞。官賢者量其能、賦祿者稱其功。（晉語註。賦。授也。）是以賢者不誣能以事其主、有功者樂進其業。故事成功立。今則不然。不課賢不肖、論有功勞。（不字管下八字。）用諸侯之重。（謂諸侯之所貴重者。如燕秦佩六國相印之類。原舊注。諸侯以勢位之重也。有所委屬而君用之。）聽左右之謁、父兄大臣、上請爵祿於上。（上一作主。）而下賣之以收財利及以樹私黨。故財利多者買官以爲貴、有左右之交者請謁以成重。（請謁倒。讀與上買官對。）功勞之臣不論。（選也。）官職之遷失謬。是以吏偸官而外交、棄事而財親。（昵於貨也。舊刊棄作弃。）是以賢者懈怠而不勸、有功者隳。（隳恐惰誤。）而簡其業。此亡國之

135
10
17

風也。（舊刋注。聚斂也。或本作聚斂策。簡兼大功。注。簡亦兼也。）

評釋韓非子全書卷之二

評釋
韓非子全書

藤澤南岳編輯

二

13
10
17

東京圖書館
和書門
子部類
三四函 三十五
六架
八七號
一〇冊

東京圖書館藏

陳深曰、先有後十件事、方冠十柱、

聽字有力、

評釋韓非子全書卷之三

讚岐　藤澤南岳校疏

十過（舊刊。有第十字。過。失誤也。言君人之於行政任人者。不少防檢則有十過。）

十過。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二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三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四曰。不務聽治（周禮太宰四曰。官常以聽官治。又曰。王眂治朝則贊聽治。）而好五音（以下文推之。音下脫不已二字。）則窮身之事也。五曰。貪愎喜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六曰。耽女樂不顧國政則亡國之禍也。七曰。離內（離國內。）遠遊。而忽於諫士則危身之道也。八曰。過而不聽於忠臣而獨行其意則滅高名為人笑之始也。（讀為人所笑也。）九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則削國之患也。十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

[illegible]

首尾呼應法、

傷其目、苦戰可想

始而噫退、終而弗能絕於口、人心無操、千古皆然、可戒可愼、

酒臭字有味、

世之勢也。

奚謂小忠。（按、小上脫行字。）昔者楚共王（莊王之子。名審。飾邪篇淮南子、並共作恭。）與晉厲公（名壽曼、景公之子。）戰於鄢陵。楚師敗。而共王傷其目。酣戰之時。司馬子反（楚臣。名側。）渴而求飲。豎穀陽（豎、豎同。高誘曰、豎、小使。穀陽其名。楚語注、穀陽、子反之內豎也。）操觴酒而進之。子反曰。噫退。酒也。（評註、噫作嘻。淮南子作譆。）穀陽曰。（穀上舊刋有豎字。）非酒也。（趙世楷本無也字。）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爲人也。嗜酒而甘之。弗能絕於口而醉。（後漢文苑傳注、引淮南子作遂醉而臥、）戰既罷。共王欲復戰。令人召司馬子反。司馬子反辭以心疾。共王駕而自往。入其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高誘曰。不穀。不祿也。人君謙以自稱也。）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醉如此。是亡楚國之社稷（方云、亡、忘通。）而不恤吾衆也。（淮南子恤作率。）不穀無復戰矣。於是還師而去。斬司馬子反以（說客、舊辭失實。）爲大戮。故豎穀陽之進酒。不以讐子反也。（淮南子作非欲禍子反。）其心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

解題、

首尾、

解析無所遺、君勿憂三字結

奚謂顧小利。昔者晉獻公（名詭諸。武公之子。）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大王之子。虞仲之後也。虢。王季之子。虢叔之後也。自晉適虢。途出於虞。故借道。）荀息曰。君其以垂棘之璧（垂棘。地名。出美玉。）與屈產之乘（四馬曰乘。錢塘櫆汝功曰。本其所生長之地曰產。孟子陳良楚產也。左傳屈產之乘。杜預注。屈地所出良馬。趙岐以屈產爲地名。誤。何休曰。乘。備駟也。）賂虞公求假道焉。必假我道。君曰。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馬也。若受吾幣不假之道。將奈何。（之道恐我道誤。）荀息曰。彼不假我道。必不敢受我幣。若受我幣而假我道。則是寶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馬猶取之內廐。而

上長句妙、

貪利是眼、以三字起、先定其斷、

不可願勿許五字、顧上三字而變之、

戲謔中見喜滿于言面、

著之外廏也。君勿憂。君曰、諾。乃使荀息以垂棘之璧與屈産之乘、賂虞公而求假道焉。虞公貪利其璧與馬而欲許之。宮之奇諫曰、不可許。夫虞之有虢也、如車之有輔。（方云。輔兩傍夾車木也。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左傳輔車相依。杜注、輔牙車也。蓋泥於前有脣亡齒寒之語、而爲此說矣。然非是。）輔依車、車亦依輔。虞虢之勢正是也。（讀正是字。古亦有。）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不可。願勿許。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而還反。（淮南子。作還反伐虞。喻老還反滅虞。）處三年、興兵伐虞、又剋之。荀息牽馬操璧而報獻公。（原注。出公羊傳。閻卿曰。在穀梁傳。僖二十年。）獻公說曰、璧則猶是也。（讀依舊也。）雖然、馬齒亦益長矣。（穀梁益作加。）故虞公之兵殆而地削者何也。愛小利而不慮其害。故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左傳。呂氏春秋。淮南子。新序。善謀篇。竝載此。）

無禮括上執囚、狎拘四字、

由無禮也、束筆也。

靈公之在娠、母得奇夢、遂以旗

奚謂行僻。昔楚靈王爲申之會、宋太子後至、執而囚之、狎徐君、（原舊注、輕侮之也。）拘齊慶封。中射士（史記張儀傳索隱曰、中射謂侍御之官也。原舊注、中射士官有上中下。山璠曰、呂氏春秋、荊威王好制、有中謝佐制者。注、中謝官名。方云、中若中謁之中。儀禮燕禮射人納賓注、射人爲擯者也。中射士伍舉也。）諫曰、合諸侯不可無禮。此存亡之機也。昔者桀爲有戎之會（僻詁有猶有虞有周之有。）而有緡叛之、紂爲黎丘之蒐（思玄賦注、引呂氏春秋曰、梁國之北地名黎丘、有奇鬼焉。左傳黎、史黎山。服虔曰、黎東夷國名。）而戎狄叛之。（原舊注、有戎有緡皆國名。）由無禮也。君其圖之。君不聽、遂行其意。居未期年、靈王南遊、群臣從而劫之、靈王餓而死乾溪之上。（左傳申會、在昭四年。乾谿之難、在十三年。韓子謬矣。）故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

奚謂好音。昔者衞靈公（名元。襄公之子。）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車

子為嗣、而其在位中所為如此、僅僅由名士在朝以免于歿、奇夢果靈乎否、

說字既已見其心之惑、

惑益路、

而放馬設舍以宿（李斯傳云。吾未知所稅駕也。索隱曰。稅駕猶解馬也。言休息也。西征賦。稅駕西周注。引韓子曰。衞靈公至濮水之上。稅馬而牧。法言曰。仲尼之駕稅矣。李軌曰。稅舍也。）夜分（荀子注。分。半也。）而聞鼓新聲者（王瓚詩養論。注。引韓子。聞下有字。登樓賦注。夜分而聞有鼓瑟者。寡婦賦注。作鼓瑟。下兩使人二字。樂書無。殷紀紂使師涓作新淫聲。史遷謬矣。）而說之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乃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神（方云。旁鄉左右無有人鼓是聲者而衞君之舍聞是聲焉。故曰。似鬼神。）子為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靜坐（文選注。作端坐。）撫琴而寫之師涓明日報曰臣得之矣而未習也請復一宿習之靈公曰諾因復留宿明日而習之遂去之晉晉平公（名彪。悼公之子。）觴之於施夷之臺（御覽作虒祁。山璠曰。施夷。臺名。蓋虒祁。左傳。晉侯築虒祁之宮。注。地名。蒲阪圓曰。史作施惠。正義曰。一本虒祁之堂。）酒酣靈公起公（物曰。公字衍。史無起公二字。）曰有新聲願

一椎碎破、

推涓字恐誕、

精於技如師曠者可也、

再揭不可遂三字、

請以示平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師曠。晉太師。字子野。）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晉語云。平公說新聲。注。師曠撫其手而止之曰。正此亡國之音也。撫抑也。）平公曰此道奚出（道由也。史作何道。）師曠曰此師延之所作與紂為靡靡之樂也（先子曰。作字衍乎。言此涓之所與紂共為之樂也。然與史記不合。姑存疑。山嵜周按。恐錯簡。似當作與紂所作為與為。古通若孟子所欲與之聚之之與也。作為連讀。似稍可通矣。再按下文奚謂耽於女樂條。有舜作為食器。禹作為酒器之字面。當併考。方云。師延。紂樂師也。與猶為也。助也。晉語注云。昔師延為紂作靡靡之樂。靡靡謂財用奢侈煎費靡爛也云云。）及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不可遂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以下文例之。人下脫之字。舊刋有也字。同下。）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物曰。言終其曲也。）平公問師曠曰此所謂何聲也（所謂二字衍。御覽可證。）

如畫、

所好者音、平公三云而師曠亦以三不可應、文

師曠曰此所謂清商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聞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之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御覽作主君別条无吾字平上有之字作寡人老矣所好者音）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道南方來（原注道從也風俗通作從）集於郎門之垝（郎廊同史記作廊門藝文類聚作郭門風俗通垝作[illegible]有坐字原注棟端也增史無之垝一字魏世家說苑皆曰范座因上屋騎危禮記喪大記注危棟上也垝危或通）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長笛賦顏延之曲水詩序注引此頸作頭舒作攄）音中宮商之聲（琴賦注引無之聲二字是）聲聞於天平公大悅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一本提作捉是）爲師曠壽反坐（舊刊無坐字）而問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許愼曰紘急其聲清也南都賦注引此作師曠曰清徵之聲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御覽作西大山或西山）駕象車（論衡作輿）而六（後漢儒林傳注引此無而六二字）蛟龍（論衡蛟作玄）畢方（原注神名也增東京賦注老父神如鳥兩一翼者常銜火在人家作怪災也）並轄（原注浦末切舊刊作鎋齊策注鎋牽同）蚩尤（星名）（管子昔者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又云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爲掌時黃帝六相蚩尤大常奢龍祝融大封后土恐非其所誅者也羽獵賦蚩尤並轂注楚辭曰選衆以並轂韓子曰黃帝駕象車畢方並轂蚩尤居前）居前風伯進掃（應璩書作掃途）雨師灑道（高誘注淮南子曰風伯箕星雨師畢星）虎狼（星名）在前鬼神在後螣蛇伏地（論衡作蟲蛇增泰族訓螣蛇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成形荀子螣蛇無足而飛注爾雅曰螣螣蛇郭璞曰龍類說苑家語螣蛇遊於霧露乘於風雨而行主術訓騰蛇游霧而動說山訓龜策傳騰蛇游霧而殆於螂蛆呉都賦躍龍騰蛇注楚辭曰騰蛇兮後從文子曰騰蛇無足而飛考撿諸書螣騰互用難勢篇亦作騰）鳳凰覆上（論衡鳳凰作凶雲）大合鬼神作爲清角今

自有色澤、

上喜字、此恐懼字照映、

主君（古謂其國君爲主君。又見說苑奉使篇。梁王贅其群臣而議其過章。）德薄、不足聽之。（御覽足下有以字。）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已而間。恐脫援琴二字。史記可併按淮南子耳聽白雪清角之聲。不能以亂其神。高誘注。白雪師曠所奏太一五絃之琴。）一奏之、有玄雲從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風俗通作大風亟至。大雨濃沛。）裂帷幕、破俎豆、隳廊瓦。坐者散走。（風俗通坐上有凡字。）平公恐懼、伏於廊室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焦氏筆乘。古人謂空盡無物曰赤。如赤坂赤貧赤族是也。）平公之身遂癃病。（癃字書。痳也。痒也。風俗通作遂病焉。王充論衡感虛篇。載此作癃病。淮南子覽冥訓。昔者師曠奏白雪之音。而神物爲之下。風雨暴至。平公癃病。晉國赤地。）故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不已、（淮南子無不已二字。）則窮身之事也。

奚謂貪愎。昔者知伯瑤（舊刋。知作智。舊注。瑤。知伯名。）率趙韓魏而伐范

好利此貪、

說字、亦爲其心事、

中行。（趙策注。范氏士會之後。荀林父將中行。後因以官爲氏。）滅之、反歸、（反一作及。及謬。）休兵數年、因令人請地於韓。韓康子（韓康子。莊子之子。名虎。）將（舊刋無將字。是。）欲勿與。段規（策注。韓人。晉舊姓。故魏亦有。吳注。姓譜。段鄭共叔段之後。）諫曰、不可不與也。夫知伯之爲人也、好利而驁愎。（驁傲同。舊刋作鶩。謬。策作鷙愎。吳注。引韓子作鷙愎。）彼來請地、（策有於字。）而不與、則移兵於韓必矣。君其與之。與之彼狃、（原舊注。狃習也。得地於韓。將生心他求也。）又將請地他國。他國且有不聽。不聽、則知伯必加之兵。如是韓可以免於患、而待其（策無其字。）事之變。康子曰、諾。（策作善。）因令使者致萬家之縣（策作邑。下同。）一於知伯。知伯說、（原本脫說字。）又令人請地於魏。魏宣子（策及說苑作宣。他書作桓。策注。改作桓。桓子魏侈之孫。名駒。）欲勿與。趙葭（策注。魏人。亦晉舊姓。蒲阪圓曰。淮南任登。說苑任增。魏策及說林。任章。皆名異言同。）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今請地於魏。

却以強怒字、發之藏含愎字、

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彊（舊刋作強。讀自恃其強。所以怒彼也。）而外怒知伯也。如弗予。（迂評弗上有是字。）其措兵於魏必矣。不如予之。宣子（恐脫曰字。）諾。因令人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又令人之趙請蔡皐狼之地。（舊注。邑名。策注。漢志。西河郡有皐狼縣。又有藺縣。蔡或藺字訛。）趙襄子弗與。（襄子簡子之子。名無恤。）知伯因陰約（策作結。）韓魏將以伐趙。襄子召張孟談（策襄上更有趙字。孟字也。國語韋注。趙襄子之宰。）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爲人也。陽規（策作親是。）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寡人不與焉。（原注。三使因（舊注作陰）以相約知其有異志也。）其措兵於寡人必矣。（策措作移。）今吾安居而可。（方云。趙之封內何處是可居云云。）張孟談曰。夫董閼于（閼讀爲安。說苑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簡主之才臣也。（簡子。襄子之父。名鞅。大夫稱主。董閼于簡子家臣。）其（其字衍。策作世。）治晉陽。而尹鐸（舊注。尹鐸安于屬大夫。策尹作尹。注。君鐸趙臣。繼安于者也。國語趙簡子使尹鐸治晉陽。注。趙氏邑。）

叙事宛詳精、世之不知文者則曰古文必簡、不知其長處亦自有趣、此段及孟子熊掌章是也、

循之（唐人書修多作循。治也。）其餘教猶存。（策教上有政字。）君（策注。謂襄子。）其定居晉陽而已矣。君曰。諾。乃召延陵生。（游俠傳裴注引無此字。策同。蓋衍文。徐廣一伐郡亦有延陵縣。延陵生趙氏臣。）令將軍車騎先至晉陽。（軍衍。將。師也。）君因從之。君至而行其城郭及五官之藏。（五官物氏存疑字通。行。覽察巡視也。山氏曰。列子五府。爲虛而臺始成。注周禮太府掌九職九貢之貨賂。王府掌金玉玩好。內府主良貨賄。外府主泉藏。膳府主四時食物。五官之藏此耶。）城郭不治。倉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邑無守具。襄子懼。乃召張孟談曰。寡人行城郭及五官之藏。皆不備具。吾將何以應敵。張孟談曰。臣聞聖人之治。藏於臣。（臣當作民。）不藏於府庫。脩其教。不治城郭。君其出令。令民自遺三年之食。（後漢書注。遺猶留也。）有餘粟者入之倉。（舊本有上有遺字。遺有間有脫文。）遺三年之用。有餘錢者入之府。有奇人者（奇人周按奇人奇零之欠字。亦

（就餘錢之上說。收集餘錢之奇零。而使供城郭修膳之用也。原注。奇音羈。餘也。間人也。（原注奇字下舊刊閣本上有謂字）增。奇人有廢疾者。莊子作畸人。讀餘子也。司馬彪。莊子注。未應丁夫曰餘子。）使治城郭之繕。君夕出。令明日倉不容粟。（讀。言出令之明日。倉府庫悉盈也）府無積錢。（無恐不誤。或云。可字誤。讀。言府無復積錢之所也。）庫不受甲兵。居五日。而城郭已治。守備已具。君召張孟談而問之曰。吾城郭已治。守備已具。錢粟以足。（以已通。舊刊作已。）甲兵有餘。吾奈無箭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楛楚（策垣。注。牆也。荻萑葦屬。爾雅。蕭荻注。即蒿。楚荊也。）牆之。（牆之當屬上句。言公宮之垣外。又以荻楚牆之也。）有楛（有楛二字。一作其一字。）高至于丈。（策丈下有餘字。藝文類聚作其高十丈。孫鑛本于作於。）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雖箘簳之勁（舊刊作菌輅。當作箘簵。禹貢可以徵。鳳注。菌當作箘。不成義。當是菌當作箘之誤。書孔傳。美竹也。楛中天幹。淩趯本同原本。）弗能過也。君曰。吾箭

困苦可想、

三句說盡千古英智心事、

已足矣。（策作矢足矣。）奈無金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治晉陽也。（子下脫之字。）公宮令舍之堂。（令舍吏舍。讀縣令之舍。）皆以鍊銅爲柱質。（質礎也。柱下石質。）君發而用之。（策君作請。）於是發而用之。有餘金矣。（策作則有餘銅矣。）號令已定。守備已具。三國之兵果至。至則乘晉陽之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讀。舒張軍翼也。增。使軍舒開不迫于城。久圍者皆然。）而圍之。決晉陽之水以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窠居而處。（御覽作巣。舊刊窠作巣。爲是。淮南子作緣木而處。）懸金而炊。（御覽炊下有易子食。折骨炊。）財食將盡。士大夫羸病。（策大夫作卒。）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羸病。吾恐不能守矣。欲以城下。（策注。謂將降下。何國之可下。策作如何。）何國之可下。張孟談曰。臣聞之。亡弗能存。危弗能安。則無爲貴智矣。（策作知士也。）君失此計者。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

魏之君（淮南子有而約之乃四字。無張孟談三字。）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臣聞脣亡齒寒。（淮南子亡下有則字。御覽則作而。）今知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二君為之次。（策有矣字。）二君曰。我知其然也。雖然智伯之為人也麤中（讀中心麤異。增策注。麤粗同。吳氏云。粗厲少仁愛。）而少親。我謀而（策有未遂二字。）覺則其禍也必至矣。為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而入臣耳。（淮南子有之字。）人莫知之也。二君因（策作即。淮南子作乃。）與張孟談約三軍之反。（三軍恐二君誤。諸本三作二。策陰約三軍。無之反二字。）與之期日。夜遣孟談入晉陽。以報三軍之反於襄子。（舊刊作報二君。之反。）襄子迎孟談而再拜之。且恐且喜。（恐謀泄也。○前後與國策文不大同。）二君以（已同。）約遣張孟談。（方云。策遣孟談無孟談二字。）因朝知伯而出。遇智過於轅門之外。（國語作智果。注。晉大夫。說苑作絺疵。策注。過一作果。智伯之族。轅門以車為門。

識鑒可喜。

而轅外向。圓謂。項羽紀注。軍行以車為陳。轅相向為門。吳氏曰。晉語知宣子將以瑤為後。智果曰。不如霄也。弗聽。知果別族於太史。為輔氏。通鑒取此。與策前後不同。）智過怪其色。因入見智伯曰。二君貌將有變。君（智伯）曰。何如。（增山云。如其間當有曰字。策無因字。君作主。貌作殆。）其行矜而意高。非他時之節也。（讀禮節也。）君不如先之。君曰。（策作智伯曰。）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而三分其地。寡人所以親之（策注。言親與二國約。無以字。）必不侵欺。兵之著於晉陽三年。（策注。言附其城。）今旦暮將拔之而嚮其利。（嚮物云。與享同。周按。享受也。又按。訓向亦可也。○十字句。）何乃將有他心。必不然。子釋勿憂。（策作釋之。無勿憂二字。）勿出於口。明旦二主又朝而出。後見智過於轅門。（後當作復。）智過入見曰。君以臣之言告二主乎。君曰。何以知之。曰。今日二主朝而出。見臣而其色動。視屬臣。（色動。驚恐之貌。視屬。防閑之意。屬。注也。焦氏筆乘。屬注通用。）此必有變。

貪已足破國、況加之此愎。奈之何其可保其身

君不如殺之。君曰（策作智伯曰。）子置勿復言。智過曰、不可。必殺之。若不能殺之、親之。君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策注、宜康二諡、恐非當時之語。）此皆移其君之計。君與其二君約（策與其作其與。）破趙國（策國作則。）因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以無變矣（評林、安二子之心、則二君無變志也。）智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其言之不聽也（見識也。）出、因更其族為輔氏。至於期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而決其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韓魏襄子逆叙。策注、翼左右夾擊。淮南子作疏隊。）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氏之軍（舊刊作智伯。策作智伯軍。）而禽知伯。知伯身死軍敗、國分為三（策國下有亡地二字。無為三之二字。）

乎。儉一字可以興國。後人知之而故侈。何其不思之甚。

為天下笑。故曰、貪愎好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見晉語趙策、淮南子人間訓、說權苑謀篇。蒲坂圓曰、晉世家出公十七年、智伯分范中行地。哀公二年分地、次年殺智伯。史自牴牾、而以韓子考之、晉世家近實。）

奚謂耽於女樂。昔者戎王使由余聘於秦（舊刊聘作騁、是。風俗通姓氏篇曰、由余、秦相也。）穆公問之曰、寡人嘗聞道而未得目見之也。願聞古之明主（明主、當作人主。）得國失國、何以（舊刊何下有常字。增、宜作常何以、文殺次耳。說苑當何以、亦常誤。）由余對曰、臣嘗得聞之矣。嘗（常同。經也。）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寡人不辱而問道於子、子以儉對寡人何也。由余對曰、臣聞昔者堯有天下、飯於土簋（秦紀注、呂靜曰、飯器謂之簋。）飲於土鉶（如淳曰、鉶、飯器之屬。瓦器也。說苑作瓶。注引此作刑。孔子家語致思篇、魯有儉者、瓦鬲煮魚食之而美、盛之土鉶之器、以進孔子。王肅注曰、土鉶、瓦甂。說文曰、甂似小瓿、大口而卑、用之以食。增、墨子、古者堯治

（天下南撫交趾北降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逮至其厚愛民也黍稷不二羹胾不重飲於土塯啜於土形斗以酌俛仰周旋威儀之禮聖王弗爲）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堯禪天下虞舜受之作爲食器斬山木而財之（財裁通鳳注當是御覽財作材誤否不成義）削鋸脩之迹（原舊注磨其斧迹當作脩鋸削之迹）流漆墨其上（原舊注流布也增齊俗訓剞劂削鋸注削兩刃勾力也按之猶其也增說苑猶漆墨之以爲器按流猶塗髹音誤墨作黒是並未穩）輸之於官以爲食器諸侯以爲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說苑作二）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禹作爲酒器（舊刊酒作祭是）墨染其外朱畫其內縵帛爲茵（困學卷四二十葉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漆以飾器用而已舜造漆器群臣咸諫防奢靡之原也種漆成林重其征所以抑末而返樸也冏按唐書褚遂良傳帝嘗怪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又按說苑反質篇亦載當從按淵鑑類函奢條縵作緇茵下有褥字物云無文之帛爲縵帛增云晉語乘縵不舉注縵車無文也氾論訓注縵帛細帛也）

（說苑作緇帛爲茵褥）蔣席頗緣（或云頗上恐脫有字原舊注蔣草名增原道訓註莞者蔣實其米曰雕胡音檠頗帳頗之頗孝文紀正義引晉刑法志云布其衣裾而無頗緣宋策宋王爲無頗之冠註冠不覆額是頗頗義同主術訓越席不緣言蔣草爲席布飾頗緣也）觴酌有采（觴巵也酌斗柄也采文采也讀觴酌皆器增說苑觴勺有彩圖見博古圖）而樽俎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三夏后氏沒（說苑以沒山播日沒猶滅繫辭傳伏犧氏沒神農氏作）殷人受之（淵鑑類函奢條殷人之人作周）作爲大輅（舊刊作路）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壁堊墀（以白土飾之曰白以赤土飾之曰墀獨對丹墀日未斜是歷史綱鑑堊音惡說文曰白土也猶今石灰之類）茵席雕文此彌侈矣（恐形文誤席非可雕者）而國之不服者五十三君子者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彌少（淵鑑類函奢條知作刻少作後）臣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公乃召内史廖而告之曰（漢書百官表内史周官也）寡人聞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敵字恐衍與上

招賢擧明。其道固多端。如穆公亦世多其人。可不恐乎。

擧功業以收上。

（鄰字相支。）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奈何。內史廖曰。臣聞戎王之居。僻陋而道遠。未嘗聞中國之聲。（舊刊無嘗字。諸本有。）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後爲由余請期。（後爲之後。恐衍。方云。請緩留之期。）以疏其諫。（史記說苑。竝作間。）彼君臣有間。而後可圖也。君曰。諾。乃使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當作內史廖。史上恐脫內字。史記史廖作內史。增。晉語注。女樂。今伎女也。八人爲佾。備八音也。）因爲由余請期。戎王許諾。見其女樂而說之。設酒張飮。日以聽樂。終歲不遷。（史記遷作還。）牛馬半死。（讀不逐水草之利。故牛馬半死也。）由余歸。因諫戎王。戎王弗聽。由余遂去之秦。（舊刊疊秦字。）穆公迎而拜之上卿。問其兵勢與其地形。既以得之。擧兵而伐之。（以已通。）兼國十二。開地千里。故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亡國之禍也。（政下似脫則字。見呂覽不苟篇。精神訓。秦本紀。韓詩外傳。說苑反質。）

至精至誠如此、則人君誰不聽而悟、世之諫國事而從事浮摯者、吾不信也、

奚謂離內遠遊。昔者田成子遊於海而樂之。（一統志。海濱州。乃利津霑化海豐三縣之地。皆濱海。）號令諸大夫曰。言歸者死。顏涿聚（呂氏春秋。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氾論訓。涿作啄。史濁鄒。孟子讎由左傳。黎丘之戰。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註。齊大夫顏涿聚。）曰。君遊海而樂之。（方云。海上脫於字。）奈人有圖國者何。（舊刊人作臣。）君雖樂之。將安得。（說苑君且安得樂此海也。）田成子曰。寡人布令曰。（史記。田常田乞子。齊大夫。成子其謚也。）言歸者死。今子犯寡人之令。援戈將擊之。顏涿聚曰。昔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今君雖殺臣之身。以三之可也。（王子比干。紂庶兄。方云。三之者。言關龍逢。王子比干。與顏涿聚三之也。說苑以臣參此二人者。）臣言爲國。非爲身也。延頸而前曰。君擊之矣。君乃釋戈趣駕而歸。至三日。（說苑作中道。）而聞國人有謀不內田成子

者矣。田成子所以遂有齊國者、顏涿聚之力也。（說苑正諫爲顏燭諫齊景公事。）故曰、離內遠遊（遊下恐脫而忽於諫十五字。）則危身之道也。（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是也。）

奚謂過而不聽於忠臣。昔者齊桓公（僖公之子。名小白。）九合諸侯（魯莊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十五年、會鄄。十六年、盟幽。僖四年、服楚。次年會首止。次年伐鄭。八年盟洮。明年會葵丘。）一匡天下（定襄王之位也。）爲五伯長、管仲佐之。管仲老、不能用事、休居於家。桓公從而問之曰、仲父家居有病、即不幸而不起（即猶若也。舊刊有此病二字。管子作此疾。）政安遷之。管仲曰、臣老矣、不可問也。雖然、臣聞之、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君其試以心決之。君曰、鮑叔牙何如。管仲曰、不可。夫鮑叔牙爲人剛愎而上悍。剛則犯民以暴、愎則不得民心、悍則下不爲用。其心不懼非、覇者之佐也。（舊刊無夫字。讀上尙同。捍不寬容也。）公曰、然則豎刁何如。管仲曰、不可。夫人之情、莫不愛其身。公妒而好內。（二柄妒下有外字。）豎刁自獖（原舊注、獖勢也。易大畜釋文、刘曰、豕去勢曰獖。獖猶通。）以爲治內。其身不愛、又安能愛君。公曰、（舊刊無公字。非。）然則衞公子開方何如。（舊刊無衞字。）管仲曰、不可。齊魏之間、（舊刊魏作衞。是。）不過十日之行。開方爲事君、欲適君之故、十五年不歸見其父母。此非人情也。其父母之不親也、又能親君乎。（以上下文例、又能間恐脫焉字。）公曰、然則易牙何如。管仲曰、不可。夫易牙爲君主味。君之所未嘗食、唯人肉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君所知也。人之情（也下恐脫夫字。上文可例。）莫不愛其子。今蒸其子以爲膳於君。其子弗愛、又安能愛君乎。公曰、然則孰可。管仲曰、隰朋可。其爲人也、堅

然則一轉、遂擧不肖者、恐非桓公語。亦蓋齊東野人語。

說得明明、得告君之体者。

用而不終、可惜可惜、

中而廉外（讀中心堅固外有廉隅）少欲而多信夫堅中則足以爲表廉外則可以大任（讀二句交互省廉外而堅中足以爲表準堅中而廉外足以大任也）少欲則能臨其衆多信則能親鄰國此霸者之佐也君其用之君曰諾居一年餘管仲死（方云管仲死當在居一年上）君遂不用隰朋而與豎刁（讀與之以敗也）刁莅事三年桓公南遊堂阜（方云堂阜齊魯境）豎刁率易牙衛公子開方及大臣爲亂桓公渴餒（奴罪切）死南門之寢（正義曰呂氏春秋曰桓公有病易牙豎刁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墻不通人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慨然歎蒙衣袂而死乎壽宮蟲流出于戶蓋以楊門之扇三月不葬蒲阪圓曰此云三月擧大數也史記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公守之室（公兵訛言群公子爭國而秘公喪不發管子作圍公一室不得出讀爲宮名訛）身死三月不收蟲出於戶故桓公之兵橫行天下爲五伯長卒見殺於其臣而

一語先勘破、

滅高名爲天下笑者何也不用管仲之過也故曰過而不聽於忠臣獨行其意（總叙獨上有而字）則滅其高名爲人笑之始也（總叙無其高名之其字事載列子力命莊子徐無鬼呂子貴公及知接淮南子精神訓說苑權謀史記齊世家）（管子戒篇）

奚謂內不量力（折外恃諸侯四字）昔者秦之攻宜陽韓氏急公仲朋謂韓君曰（韓襄王四年秦使甘茂攻我宜陽明年拔史策載在宜惠王十六年發端曰秦韓戰于濁澤韓氏急朋韓相國史名侈）與國不可恃也（策注與謂山東）豈如因張儀爲和於秦哉因賂以名都而南與伐楚（方云楚南之國也言與秦伐楚也）是患解於秦而害交於楚也（原舊注秦害交於楚也交猶移）君曰（舊作公）善乃警（原舊注警飭戒也）公仲之行將西和秦楚王聞之懼（策作大恐）召陳軫而告之曰韓朋將西和秦今將奈何陳軫曰秦得韓之

量力度德、接隣之良典。背此舊規而圖治者、過矣。

都（都乃上所謂名都。）而驅其練甲、秦韓爲一、以南鄕楚。此秦王之所以廟祠而求也。（讀、廟祠言禱求也。增、史作禱祀。崎允明曰、大事必告于廟。）其爲楚害必矣。王其趣發信臣（趣急也。讀、信臣使臣也。增、過秦韓信臣精卒、淮陰傳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楊升庵外集、申屠剛傳、遣信人馳至長安。可信任之人。刘虞傳、信命竟不得通。滅去人字、言信人之命猶不通也。晉人語尚簡省、直以信爲使者。）多其車、重其幣、以奉韓曰、（奉元作秦。今從舊刊。或曰、秦臻之訛。）不穀之國雖小、卒已悉起。（掩援韓兵者。）願大國之信（方云、策作願大國遂肆志於秦。小爾雅云、肆緩也。廣雅云、信也。云云原注申也。舊刊注也字下。）意於秦也。（言楚拂國内而起兵以援韓。韓必克秦。是信意解紛也。策作遂肆意。）因願大國令使者入境視楚之起卒也。（方云、起卒也。以上使者辭。）韓使人之楚。楚王因發車騎陳之下路。（方云、下路。楚之北道。）謂韓使者曰、報韓君、言弊邑之兵今將入境矣。使者還報韓君。韓君大說、（舊刊作悅。）止公仲。公仲曰、不可。

袒
裼

夫以實告我者、（告當作苦。以字形誤耳。史記上公仲下有之行二字。方云、告一作伐。）秦也。以名救我者、楚也。（方云、名上有虚字。）聽楚之虚言、而輕誣彊秦之實禍、（誣猶云侮也。史策、絶強齊之敵。）則危國之本也。韓君弗聽。公仲怒而歸、十日不朝。宜陽益急。韓君令使者趣卒於楚。（促楚援兵。）冠蓋相望、（芳午不絶也。）而（舊作師卒。）無至者。宜陽果拔、爲諸侯笑。故曰、内不量力、外恃諸侯者、則國削之患也。（總叙作削國。似是篇首作削國。）

奚謂國小無禮。（折不用諫臣四字。）昔者晉公子重耳（公子重耳、獻公之子重耳名也。獻公信嬖妾驪姫之讒、殺太子申生、又且殺羣公子。故重耳出亡十數年、反國是爲文公。）出亡過於曹。曹君袒裼而觀之。（曹共公。左傳、其裸浴、薄而觀其駢脅。）釐負羈（左傳、釐作僖。）與叔瞻（鄭文公臣。叔瞻、伯呂氏。春秋、作被瞻。此云、諫曹君者、蓋鄭亦有觀駢脅之事。因誤混爾。喻老曰、叔瞻諫鄭君。則與諸書合。晉語、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又叔詹曰、天禍鄭國、使遂觀狀。賈逵曰、鄭復效曹觀公駢脅之狀。故伐之。）

無禮二字骨子、

名言、

見機而作君子所貴其貳非常人叛亂之比、

公子亦首眼、

侍於前。叔瞻謂曹君曰。臣觀晉公子非常人也。君遇之無禮。彼若有時反國而起兵。即恐爲曹傷。君不如殺之。曹君弗聽。釐負羈歸而不樂。其妻問之曰。公從外來而有不樂之色何也。負羈曰。吾聞之。有福不及。禍來連我。（原舊注君有福未必及己其禍之至當連我也）今日吾君召晉公子。其遇之無禮。我與在前。吾是以不樂。其妻曰。吾觀晉公子。萬乘之主也。（於諸侯稱萬乘是爲始）其左右從者。萬乘之相也。今窮而出亡。過於曹。曹遇之無禮。此若反國。必誅無禮。則曹其首也。子奚不先自貳焉。（晉語首首誅讀貳二一心也增杜注自別異於曹）負羈曰。諾。盛黄金於壺。充之以餐。加璧其上。夜令人遺公子。公子見使者。再拜受其餐而辭其璧。公子自曹入楚。自楚入秦。入秦三年。（入秦三年周按似當作居秦三年若居三年入秦二年似不成語）

納公子故用重筆

秦穆公召群臣而謀曰。昔者晉獻公與寡人交諸侯。莫弗聞。獻公不幸離群臣。（猶捐舘也讀謂死也）出入十年矣。（方云獻公死群公子或出或入凡十年矣）其嗣子（方云奚齊卓子惠公也）不善。吾恐此將令其宗廟不祓除。（周語敬其祓除注猶掃除也）而社稷不血食也。（祭日血食）如是弗定。則非與人交之道。吾欲輔重耳而入之晉。何如。群臣皆曰。善。公因起卒。革車五百乘。疇騎二千。（師古曰家業世相傳爲疇疇騎疇職之騎士其精可知也原注疇等也言馬皆一體精練也舊注作言馬齊等皆精妙也注疇疇之間脫今按字）步卒五萬。輔重耳入之於晉。立爲晉君。重耳即位三年。舉兵而伐曹矣。因令人告曹君曰。懸叔瞻而出之。（讀懸謂縛之也山璠曰縋城也）我且殺而以爲大戮。（我且殺而以爲大戮冗長不似古文疑有誤似當作我得以爲大戮）又令人告釐負羈曰。軍旅薄城。吾知子不

揭禮宗、

違也、（山云、違去也、違猶棄也、）其表子之閭、暴人將以爲令、令軍勿敢犯、曹人聞之、率其親戚而保（棲守也、）釐負羈之閭者七百餘家、此禮之所用也、故曹小國也、（故恐衍、孟子滕小國也、間於齊楚相似矣、）而迫於晉楚之間、其君之危猶累卵也、而以無禮莅之、此所以絶世也、故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絶世之勢也、（事見左傳僖廿四年廿八年、晉語、史晉世家、人間訓、道應訓、呂氏春秋上德篇、）

法度繩墨之文、有架柱有眼目、有起結有收拾、有照應部勒齊整、句適章妥、誰謂古文無紀律、廣鐀曰、文氣甚奇陗、其辨鋒却以肆筆得之、議論則刻深痛快、

快

双提智術能法二士、說重人處、一正一反、

評釋韓非子全書卷之四

讚岐　藤澤南岳校疏

孤憤（舊刊有第十一字、）

高誘曰、說孤生之憤志、司馬貞曰、憤孤直不容於時也、舊注、言法術之士、既無黨與、孤獨而已、故其材用終不見明、下生既以抱玉而長號、韓公由之寢謀而內憤、原注、法術之士、與當塗者、不兩存、當塗進則法術之士退、法術之士進則當塗者退、然法術之士疏而當塗日親、則終於不勝也、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折則字下同、）不能燭私、（燭、燭察也、）能法之士、必強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也、（矯正、）人臣循令而從事、按法而治官、非謂重人也、（讚、重人、言當塗用事之臣、威權重者、山璠曰、謂上恐少所字、是、）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爲、虧法以利私、耗國以便

燭字矯字、應上文、

用四不因字、

家力能得其君此所謂重人也（舊刊謂作爲古通用原舊注擅爲虧法逆理而動其力尚能得君從已況其餘乎此謂所重人也言其貴賤國人所共重之也）智術之士明察聽用（物子云聽猶待也言其以明察勁直待君之用也謂爲人主所聽用詩云聽用其謀）且燭重人之陰情（且猶將也舊注智術之士既明且察今見聽用能燭見重人之陰情）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矯重人之姦行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原注即重人也）必在繩之外矣（使能法之士察重人之所行則外於法度者多矣原舊注言必見削除也）是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原注亦重人也當塗即孟子當路之義）不可兩存之仇也（原舊注既不可兩存所有御（存注）以相仇也注所存恐兩存訛）當塗之人擅事要則外內爲之用矣（方云外謂諸侯敵國內謂百官群臣左右郎中也原舊注外謂縣（原本）百官也內謂君之左右也（原本作左本也）內皆當塗之人爲用也或本云山云外謂諸侯注非）是以諸侯不因則事不應故敵國爲之訟（原舊注隣國諸侯或來求事不因當塗者其求必不見應是以重人

活用重字妙、

有事敵國爲之訟寃賢云注寃恐行讀訟頌也鳳卿曰管子君臣篇大臣亂曰稱述朱長春通演後世所云稱頌大臣功德幷操之於漢春秋田氏之於齊晏子云式歌且舞下注訟說也得之爲之訟寃非也下文亦然）百官不曰則業不進故羣臣爲之用郎中不因則不得近主故左右爲之匿（原舊注郎中（舊注有爲郎居中則五字）君之左右（舊注有之字）人也既因重人而得近主故爲之匿非也）學士不曰則養祿薄禮卑故學士爲之談也（原舊注談者謂爲重人延譽）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飾也重人不能忠主而進其仇（原舊注重人所仇者法術之士也）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燭察其臣（其臣汎稱也原舊注臣即讎（舊注作讎）法術之臣也非）故人主愈弊（弊蔽也）而大臣愈重凡當塗者之於人主也希不信愛也又且習故（原舊注重人得主信愛者多又用事既久乃慣習故舊也近習故舊新旅之反楚策注習所昵者）若夫郎主心同乎好惡（舊刊郎作即無乎字鳳卿曰郎主當作郎中同乎好惡謂同重人好惡下文與同好爭亦就重人而言心恐必之訛）

無黨孤特。不可以競也。雖然。後人或立黨結盟。以賣其法術。亦未爲得也。

疊用五其數不勝也。

（或云。謂同人主意。讀郎主謂郎中與人主也。未穩。）固其人。所自進也。（自進重人自進也。）官爵貴重。（亦謂重人也。）朋黨又衆。而一國爲之訟。（訟頌也。見上。）則法術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愛之親。（所字衍。）習故之澤也。（習故謂近習故舊。）又將以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阿曲也。）是與人主相反也。處勢卑賤。無黨孤特。（處勢。法術之士所處之勢也。）夫以疎（舊刊作疏）遠與近愛信爭。（方云。一無信字。近字衍。愛信二字倒。原舊注。近愛信謂重人（舊注有是字、）也。今按。近愛信當作所信愛。注同。上文可證。讀近愛信二字。奇。失考。）其數不勝也。（原舊注。數理也。原注在數字下、）以新旅與習故爭。其數不勝也。以反主意與同好爭。（好下恐脫惡字。）（原舊注。重人謂（舊注作與）君同好。）其數不勝也。以輕賤與貴重爭。其數不勝也。以一口與一國爭。（原舊注。重人一國爲朋黨。）其數不勝也。法術之士。操五不勝之勢。以歲數而不得見。（舊注。所經時歲已至於數。猶不得見君。讀

五不勝之外。更示一日溫而十日寒之之意。語極丁寧。

私劍與公法対。字面奇警。

國不可無重臣。而不可有權臣。

言得見之日少也。）當塗之人。乘五勝之資。而旦暮獨說於前。（謂親密。原舊注。法術之士。既不得見。故當塗之人獨訟而稱寃。）故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而人主奚時得悟乎。（舊注。法術之士既不得進。則人主何從而悟乎。）故（與固同。亦通。）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法術之士。焉得不危。（原舊注。法術之士之（舊注無之字）既資必不可勝之數。而又與重人勢不兩存。則法術之士。必危而見陷。）其可以罪過誣者。公法而誅之。（公法上脫以字。原舊注。法術之士有過失可誣罔者。重人則舉以爲罪而誅之。讀所謂中以漢法也。增郅都傳。竇太后乃中都以漢法。卒斬之。）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劍而窮之。（原舊注。若無過失可誣者。則使俠客以劍刺之。以窮其命也。）是明法術（一本無術字。明上脫以字。）而逆主上者。（山云。荀子知爲人主上者。）不僇於吏誅。必死於私劍矣。朋黨比周。以弊主。言曲以便私者。必信於重人也。（舊刊作矣。）故其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貴之也。（方云。積功曰伐。借字。置以功上看。借。借與也。舊注非。鳳說得之。借音藉。假也。左氏計

筑威福茂公家皆私于已之臣、韓子所謂重人也、

法術云云、双叙、以安能安肎爲轉捩、主上云云、單收、

（功則借人。此言人本有功伐可借以官爵者。即便與之以爲已爪牙。）其不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權重之。（舊刋及批讀本無不字。讀言借外諸侯之權也。注非。今按。美名謂功伐。彼已無美名。故不可借官爵。如此者乃借分已威柄。以收其心矣。上言貴主君爵。下言分己威。故云外。凡外云者。皆對君而言。）是以弊主上而趨於私門者。不顯於官爵。必重於外權矣。（舊注。趨。向也。）今人主不合參驗而行誅。（原舊注。謂於法術之士。不參驗以知其眞僞。即行誅罰。山云。合宜作因。姦劫因參驗而審言辭。）不待見功而爵祿。（原舊注。重人所進。雖未見功。先與之爵祿也。）故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而進其說。（蒙冒通用。）姦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身。（飯子道曰。乘乖。誤。一說當作棄。）故主上愈卑。（愈一作遇。讀遇卑見卑也。）私門益尊。夫越雖國富兵彊。中國之主。皆知無益於己也。曰非吾所得制也。（舊注。越國爲異國。即敵國也。）今有國者。雖地廣人衆。然而人主壅蔽。大臣專權。是國爲越也。（方云。失權則不能制其地。是與越一般。）知不類越。（舊刋。知作智。非。）而不知不類其國。不察其類者也。（二不類下。加於字看。猶云於越。則知不類於其國。則不知類也。）人主（主恐之字。）所以謂齊亡者。非地與城亡也。呂氏弗制而田氏用之也。（呂氏姜姓。齊者太公望呂尚之始封也。田氏嬀姓。陳厲公佗之子完奔齊爲陳氏。後數十年。田氏至于田成子常。弑簡公立平公。漸大。至太公和。遂以周安王命爲侯。舊刋無也字。齊呂姓。田常簒之。）所以謂晉亡者。亦非地與城亡也。姬氏弗制而六卿專之也。（晉姬姓。分爲韓魏趙。）今大臣執柄獨斷。（今謂當時。指韓也。）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原舊注。不知收取其柄而自執之。令臣于上獨斷。此主之不明也。今謂秦也。原注。刪此四字。）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襲蹟於齊晉。（舊刋。蹟作跡。鳳卿曰。襲蹟猶言蹈襲。謂同行也。）欲國安存。不可得也。（原舊注。襲重也。[illegible]增。荀子能揜迹於文武注。襲也。家語人主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存。太宰德夫云。因也。山云。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道罔不亡。荀子

以類字爲波瀾

世論或曰、國苟存則可也、何必一姓之主、一統之君之尚乎、嗚呼無忌憚之甚、可憎可戮、

固無別國之大小也、

至論

（道亡國之法。與亡國之人爲之則亦亡。）凡法術之難行也。不獨萬乘。千乘亦然。（方云。萬乘大國。千乘小國也。韓子諱直指韓。故曰千乘。）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人主於人有所賢而禮之。因與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智者（或云。智者恐智士誤。）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讀。程。評論其行事也。增。說文品也。）則賢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論悖矣。（論定反理）人臣之欲得官者。其修士且以精潔固身。（下其修士三字必誤。宜與下文同法。然不知爲何字。原舊注。修士謂修身之士。但精潔自固其身。增山云。精宜作清。圓謂。外儲右下。顯學。作清。他篇作精。晉語小心精注。不忍辱也。）其智士且以治辨進業。（平維貞云。舊注智者。當作智士。正文可證。原舊注。智者謂智謀之士也。今按。辯辨通。致力也。或云。三略。軍幕未辦之辦。）其修士不能以貨賂事人。（原舊注。既修身故不以貨事人也。）恃其精

文勢如轉石于千仞之谿、

廢

豈不痛哭流涕之極乎、

潔而更（此下恐有脫文）不能以枉法爲治。（原舊注。既精潔。故不能枉法爲治。智士不重說。似闕文也。）則修智之士不事左右。不聽請謁矣。（原舊注。左右請財貨。修智之士不肯聽從也。按。請託不止財貨。）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辯（方云。精。清通。辯。辨通。原舊注。精謂修士精潔也。辯謂智士辭辯也。舊本注在矣字下。）之功息。（息熄也。）而毀誣之言起矣。治亂（或云。亂當作辯。原舊注。治亂謂智士材辯能治於亂也。舊本注在習字下。）之功。制於近習。精潔之行。決於毀譽。則修智之吏廢。而人主之明塞矣。（原舊注。修智之士。能發人主之聰明。今既（縣本無既二字）今廢而不用。則主明自塞矣。）不以功伐決智行。（方云。智行。智智士。行。修士。原舊注。決智行。當以功伐積功曰伐也。舊刊伐作侵誤。）不以參伍審罪過。（舊注。審罪過。當參伍之。原舊注。參。比驗也。伍。偶會也。）而聽左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士在廷。而愚汙之吏處官矣。（原注。近習之人。既皆小人。則同聲相應。故所親愛者。皆無能與愚汙之人。而必用之在廷。舉之處官矣。舊注。作近習）

又就大國小國分析其患、

疊下利字。文極壯快、

（之人。既皆小人。同氣相求。同聲相應。故所親者。無能之人。所愛者。愚汚之人。亦既親愛。必用之在廷。擧之處官矣。）

萬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原舊注。公正也。正當以此爲患也。讀公患。通患也。）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與相異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無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有功而富貴。主利在豪傑使能。（原舊注。豪傑之人。有村能。然後使之矣。按。使。使酒之使。）臣利在朋黨用私。是以國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勢而臣得國。主更稱蕃臣。（物云。主稱臣於他國。而臣乃受封也。方云。史記蘓秦傳云。說魏襄王曰。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云云。原舊注。君臣易位。故主稱藩臣於其臣。）而相室（相室。國相也。）剖符。（漢書叙傳云。與爾剖符。注。師古曰。剖符。謂封之也。言主稱藩臣於強國。而臣之私封成矣。剖符。孝文紀注。張晏曰。符以代古之主璋。從簡易也。范雎傳云。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

此亦千古通患、

侯。剖符於天下。倍臣執國政。原舊注。相室。家臣也。剖符。言得專授人官。與之剖符也。增。秦策。平原君傳。相室諫。公父文伯之母。正義云。謂傅姆之類。鮑彪云。室家之相。此女也。男曰家老。圓云。二說皆拘。八經。相室約其廷臣。內儲下。國君好內則太子危。好外則相室危。亡徵。相宅輕而典謁重。皆指執政大臣。卽相國也。蓋三晉列爲諸侯。猶襲故號。故稱相室耳。漢志。董仲舒曰。李梅實。臣下強也。記曰。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室。相室在大夫之上。可見是相國。而顏注云。家臣。未之考耳。今按。顏注爲是。）此人臣之所以譎主便私也。（原舊注。譎。誑也。設詐謀以誑誤于（備注作於）主也。）故當世之重臣。主變勢（變勢。言主自悟改政也。變。猶反也。主得再反復昔日之威權。則重臣竊權威者。得保寵祿者鮮少也。桓帝若誅梁冀是也。克壯曰。變猶復。言主若反復其位。而猶得固寵者少矣。）而得固寵者（而訓則）十無二三。是其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當死亡也。智士者。遠見而畏於死亡。必不從重人矣。賢士者。修廉而羞與姦臣欺其主。必不從重人矣。（舊刋重人作重臣。）是當塗

孫鑛曰、奇古精陗、章法字句無間、張榜曰、天地間乃有此等文

者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汚而不避姦者也。（舊刋、姦作姧。重人所爲、必不軌。故智士不與同之、廉士羞與之欺上。莫有從之遊者。（原注刪此二十七字）此同惡相濟、故與之爲徒屬者、必愚汚（舊注引汚愚）之人也。）大臣挾愚汚之人、上與之欺主、下與之收利侵漁。（收斂也。恒按、侵漁二字似衍。）朋黨比周。（原舊注、言侵奪百姓、若漁者之取魚也。阿黨爲比、忠信爲周也。比周者、言以阿黨之人、爲忠信與親也。讀注泥。只是阿黨增尨。傳注、比近周密也。）相與一口、（原舊注、雷同是非、故曰一口。）惑主敗法、以亂士民、使國家危削、主上勢辱。（舊刋、勢作勞。）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使其主有大失於上、（或云、使似衍。）臣有大罪於下、索國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說難

（舊刋有第十二字。司馬貞曰、游說之道爲難、故曰說難。）

凡說之難、（荀子非相篇、凡說之難、以至卑遇至高、以至治接至亂、未可直至也。孫鑛曰、荀曾不數語、然亦

宗鳳洲謂其人巧極天工、錯非虛言也、

第一段論說之難在以吾說當主心、

林西仲曰、三者近取諸身可以自主、故猶非難、欲擒先縱、

林曰、此其權在人不可以自主者、意見下三段、當字骨子、

人君之心在名高與出於厚利、豈可望而知之乎、欲強知之則彼必壅蔽不顯之、奔而不問則必蹈遇卑賤遠事情之轍、如之

工。公子蓋衍其師說也。）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知音智、去聲。言凡是非利害、智以判之、將欲使人主警悟、雖是不易、尚非眞難也。原舊注、不知而說、雖忠見戾、故曰非吾知之說之難也、誤。）又非吾辯（爲實字者）之能明吾意之難也。（屬辭比事、辯給以達其意、亦難是不易、尚非眞難也。原舊注、吾雖不自辯數、則能明吾所說之意、如此者萬不一有、所以則爲難也、誤。）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司馬貞曰、韓子橫失作橫佚。讀言弘放其說、無顧忌也。失佚通用、是。）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原注、所說之心、謂人君之心也。審明人君之意、可以吾說合其情、故言當之。按、是襲索隱之說。舊注、既知所說之心、則能隨心而發、陰故所說能當、未穩。）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出、猶處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遇、合也。言合於卑賤也。注非。不然、與下文不對。下文亦然。）必捹遠矣。（舊刋、捹作弃。事言要言引此作棄遠。刘氏曰、瞽古義、黃祖述堯舜、是爲名高也。鳳卿曰、名高、名聞高節。厚利、謂厚國家、利國家。太宰純曰、見以爲下節而遇之以卑賤。原注、所說、謂所說之主也。（舊注主作人）彼意在名高、說臣乃陳厚利、彼以爲（爲下有己字）志節凡下。而

何而可乎、是學者之所宜用心也已、

陽收陰用、説去明悉、

讀到此節、長大息、

一結、

此無心犯忌、第二段論人主之心難測、

（以卑賤相遇。（遇下有亦卑賤之四字。）必弃遺而陳逺矣。）所説出於厚利者也。（方云、厚上疑脫爲字。梁惠王開口欲利吾國類。）而説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逺事情、必不收矣。（原注、所説之君、意在厚利。説臣乃陳名高之節。（舊注作令以名高説之、）則（舊注作此則疑衍誤）以爲無相時之心。（舊注以爲作爲已、）而濶逺事情。（舊注作濶逺事情矣、）必不收用矣。（舊注作如此則必見弃而不收矣、）按。索隱、秦孝公志於彊國、而商鞅説以帝王。故怒而不用之類也。）所説陰爲厚利、（史記陰作實。）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説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史記説上有若字。）説之以厚利、則陰用其事、顯弃其身矣。（關其思之類。原舊注、所説之人、內陰爲厚利。外陽爲名高。今見其外説以名高。彼雖陽收其身。內實疏逺。若察知其內。説以厚利。私用其言。外明弃其身。以飾其名高也。）此（史記此下有之字。）不可不察也。（史記察作知。）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此（史記此作是。下皆同。）者身危。（原注。知其密事。語次及之、必見疑、故危。舊注、所説之人、其所謀事、身雖不泄謀、説者泛語。言及所匿、似若説者先知其事。今以發動之、旣懷其疑。其

此有意暴其短、

此意外之患、

此交淺而言深者、

有功亦不可、有敗亦不可、事多如此者可懼可戒、

此欲激以成事、

身必危。）彼顯有所出事、（舊刊、有其字。）而（舊刊、無而字。是。）乃以成他故、（史記成作爲。是。）説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爲、如此者身危。（原注、所説之人顯出其事、有所避諱、（舊注有乃字、）託以他故、而説者深知其顯（舊注無顯字、）事。又知所以借名、必有危己之心。舊注、知其事以下、作既所出人。知所爲所説既知情露、必有危己之心。）規異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於外、必以爲己也。（或云、己上恐脫賣字。）如此者身危。（此一段史記無之。讀知者句。言所規之事雖異而有可揣而得者也。原注、規謀異事、事已先泄、智者特揣而得之。遂以吾泄之也。疑其漏言而加誅矣。説死。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東郭牙意其形狀知之。謀未發而聞于國中。桓公怪之之類。）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説行而有功則德忘、（語極知、言語窮己之智量、陳之也。史記作亡、索隱引此作見忘。讀亡忘古字通用。）説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此段史記在貴人有過端之下。索隱曰、謂人臣事上、其道未合、至周之恩未沾渥、於下、而輒吐誠、極知其道、）貴人有過端、而説者明言禮義以挑其惡、（原注

而却誤事、

此非有奪功之心、而迹嫌于奪、

此拂其意者、

以上七箇身危字、使讀者悵然、

五則以爲字二則曰字、亦大見其不易易、

（正言以發其過。）如此者身危。（史記禮義作善議。挑作桃。身上有則字。舊注。挑謂發揚。）貴人或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原註。知其㩦功之心也。）如此者身危。（史記作夫貴人得計。增言貴人或計事。自以爲得宜也。是）彊以其所不能爲、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史記彊下有之字。不能爲作必不爲。止下有之字。已下有者字。無如此二字。原舊注。不能而彊。不已而止。必以不討而異（舊注作興）怒。故危也。增。宇惠曰。討。耐也。山㶚曰。計誤。）故與之論大人、（論大人。非議其大臣也。）則以爲間己矣。（間。離間也。史記故下有曰字。無矣字。正義說彼大人之短。以爲竊己事情。爲刺譏間矣。）與之論細人、則以爲賣重。（人君以爲說者賣己重。史記作鬻權。索隱。鬻彼細微之人。言堪大用則疑其挾詐以賣我之權也。增。器恐小器。見論語。未詳。）論其所愛、則以爲藉資。（史記。藉作借。原注。謂（舊注爲字）非（有）藉君之自（舊注作所）愛以爲己資。按。余有丁曰。謂論說人主所愛之人。則疑以爲借我而資彼也。）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己也。（非子所云嘗試之說。史記。無也字。原舊注。嘗。試也。論君所憎則謂爲嘗己也。含怒之深淺。（原注無此五字）增注。已也也之誤。）徑省其

林曰。身危云云七節、下文所云厚者爲戮。倨侮已上八句、即下文所云薄者見疑之意、

二 結、

第三段、論說者之工夫心筭、

商量彼此事極

說則以爲不智而拙之。（舊刋作拙。史記。說作辭。詘作屈。無以爲字。原註。人主意。在文華。說者徑捷省略其詞。必以爲無知而見屈辱。舊注。詘之下。有徑直二字。）米鹽博辯、則以爲多而交之。（交之之交。恐狡訛。据司馬貞本。舊作文。今從之。鄭樵通志古本作久之。史記。米塩作汎濫。無以爲字。交作久。米塩。史記是也。）略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史記。略作順。原舊注。略言其事。粗陳其意則謂己怯懦而有畏懼。不敢具言。正義曰。說者陳言順人主之意則或怯懦而不盡事情也。）慮事廣肆、（慮。蓋與臚同。陳列也。）則曰草野而倨侮。（原舊注。所說之事（舊注。所上有肆字）陳也。廣有陳說。不爲忌諱。則謂草野凡鄙。俗直而侮慢也。正義。草野猶鄙陋也。廣陳言詞多有鄙陋。乃成倨傲侮慢。增。廣肆。廣放無警撿也。）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恥。（史記。矜作敬。恥作醜。原舊注。凡欲說彼要在知其所矜則隨而光飾之。知其所恥。則隨而掩滅之。如此順旨而不少恃。索隱。飾其所敬者。說士當知人主之所敬而時以文飾之。滅其所醜。謂人主有所避諱而醜之。游說者當滅其事端而不言也。）彼有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彊之。其意有

艱苦、

僭僣愈高、愈恣、

下也。然而不能已。說者因爲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爲也。原舊注。所說而成者。或有私事。將欲急爲則示以公義而勉強之。彼雖下意從已而不能止其私。此則爲之飾其皆（舊作昔誤）黯私之義而以不能順公爲少。有以激彼存公也。增。此上疑脫如字。讀。強之強如字。此一段注與下文連合非矣。強之云者強壯之也。注作勉強解。非。又曰。言其意願自以爲卑下而不能已。是故不能舍已以從他。則說者因爲主飾其美而勉爲之。反以其不爲爲少也。**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說者爲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讀。其過其惡。皆就君所不能事上。暴其過惡而以不行其事爲多也。原舊注。若所說心以公義高而其材（舊作樹誤）實不能及。如此者則舉觸私之過見背公之惡。以不行私急爲多。所以成其高。**有欲**（舊刊作所）**矜以智能。則爲之舉異事之同類者。多爲之地。使之資說於我。而佯不知也。以資其智。**原舊注。所說或矜以廣智則佯舉他事。以舉其能（舊注則以下作多與舉彼同類之異事以寬所）地。取之令其取說於我。而我佯若不知（舊注有如此者三字）。所以助其智也。讀。言爲資說於我之地也。注作譽其能。非。增。注與舉倒置。**欲內相存之言。則必以美**

二微見字、無限旨趣、

知此則易入、

名明之。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方云。相存之言。謂國家無事相恤問之謀也。云云。言國家無事之時。則宜幾謀。故以美其名之說。明辯之。而暗合於陰情也。原舊注。欲彼內有存恤之言。則爲陳顯義之名。明其人能爲之。又微（舊作徵誤）。言成其美名。於私有則利其人必得而相存者也。相存謂說者身上也。爲人君說利。若誅之君亦不利。故曰相存也。美名君之美名也。下文毀誹亦然。注。非也。患也。注亦然。讀。內入聲。注。如字。讀非。微見者言隱憾乎言外。使其思而自得之也。增。楚策注。微不顯也。見去音。義恐美字誤。字患曰則利倒。**欲陳**陳恐除誤。**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誹。而微見其合於私患也。**讀。上文彼有至此。史記無。原舊注。欲爲陳危之事。其有毀誹之者則爲之顯言。又微毀誹當爲私患。其人必以誠而可試之。增。注危下宜有害字。以下宜有爲字。**譽異人與同行者。規異事與同計者。有與同汙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原舊注。說者或延譽異人與彼同行。舊注作或規謀異事與彼同計。其異人之行。若與彼同汙則大文飾之。言此汙何所傷。其異事之計。若與彼同敗者。則明爲文飾言此敗何所失。如此必以已爲善補過而崇重之

三毋字亦一層

也。讀此段史記作規異事與同計者。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移在自多其力下。正義曰。刘伯莊曰。貴人與甲同計。與乙同行者。說士陳吉無傷甲乙也。索隱曰。按上文言人主規事。譽人與人同計同行。今說者之詞。不得傷於同計同行之人。仍可文飾其類也。又若人主與同失者。而說者則可明飾其無失也。正義曰。人主與甲同失。說者文飾甲之無失。**彼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也。**其難。其敵。其敗。以爲既往者。非。盖指將來也。史記無也字。移在自勇其斷下。索隱曰。概猶格也。刘氏云。秦昭王決欲攻趙。白起苦說其難。遂已之心。拒格君上。故致杜郵之僇。原舊注。彼自（舊注作徼或貶）多矜其力。當就譽之。無得以其所難滯礙之。概。礙也。按字書稱美曰多。概。節限也。曲禮食饗不爲概。又周燮傳。識去就之概。節也。**自勇其**舊刊作之。**斷。則毋**舊刊作無**以其謫怒之。**謫猶失過也。史記謫作敵。此段移在自知其計下。原舊注。彼自（舊注作徼或貶）以斷爲勇。則無得以其先所罪謫而動怒之也。索隱曰。謂人主自勇其斷。說士無以己意而攻間之。是以卑下之謀。自謫於上。以致譴怒也。今按。言人主銳意斷事。自謂無其比。說者引敵抗之人而擬之。以論其事。有兩可之說。必招人主之怒。故云。**自智其計。則毋以其敗窮之。**史記移在滅其所醜

此極盡其難狀

取徹于古、

一屈一伸、

下。自上有彼字。則作失。原舊注。彼自（舊注作彼或自）以計謀爲智。則無得以其先所因敗。而窮屈之。（舊注有凡此皆所以護其短而養其說者說可以無傷也十九字）增注。說者說。恐當作長說者。長字句。**大意無所拂忤。辭言無所擊摩。**舊刊作擊縻。非。**然後極騁智辯焉。**史記。作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移在明飾其無失也下。索隱引此作擊摩。增。按墨子云。相迺相投相擊相摩。摩。摩切也。原舊注。意無拂忤。辭無擊摩。其智辯得以極騁。**此道所得親近不疑。**得字作以**而得盡之**舊刊無之字**辭也。**原舊注。說者因此道術。所（舊注作則字）得親近於君。終不見疑。其辭又得自盡。（舊注有也字）**伊尹爲宰。百里奚爲虜。皆所以干其上也。**史記蔡澤傳正義。不待禮曰干。今按。謂不待君之幣聘。而已自干說。以求舉用也。舊刊注。二人自託於宰虜者。所以干其上也。干。求也。**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役身以進。**舊刊。衍加字。**如此其汚也。今以吾言爲宰虜。而可以聽用而振世。此非能任之所恥也。**孟子注。汙。下也。按振。救也。或曰。荀子楊倞注。振。震同。史記伊尹止此。移在此說之成也下。宰作庖。皆所以作皆

既到此地位則易為力、

一結、

又徵于古、

第四段論人情之不可不察

（所由。此二人者。作故此二子者。然猶句。作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今以至振世。十五字無。此字作則。耻作設。讀按今以吾言為宰虜。言辱身猶可。況於損諂言語乎。索隱引此仕作士。增按。仕士古字通用。荀子致仕。亦是致賢士之義。伊尹以下六十二字。史記在說之成也下。可從。）夫曠日離久而周澤既渥（原舊注。離猶經也。謂所經久遠也。史記夫作得。離作彌。舊刊。既作未。非。）深計而不疑引爭而不罪則明割利害以致其功（原舊注。斷割。）直指是非以飾其身（原舊注。直指。言無所迴避也。飾身謂以寵榮光飾相持其身也。史記。引作交。則作迺。割作計是。）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原舊注。君則以不疑不罪。以固臣。臣則以致功飾身。以輸（僭輸注）忠。故曰相持。旧注。有如此者譌。之成也七字。）昔者鄭武公欲伐胡（武公周宣王之庶兄。桓公友之子也。正義曰。胡歸姓也。括地志。胡城在豫州郾城縣界）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群臣吾欲用兵（臣吾間恐脫曰字。）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增。關姓也。與管同。墨子。昔者周公旦非關叔。卽管叔也。山璠曰。左傳哀七年。鄭成公臣有桓子思。豈此歟。）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

一結

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己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史記敘天雨條之下。語各有詳略。增。按。阮瑀書。陰有鄭武取胡之計注引韓子無胡字。其女作其子。因問於作因而問其群臣。吾欲用兵。作曰吾所用兵何也。無也字。鄭下無為字。）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盗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舊注。此夕盜至。故大亡也。）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此二人說者（說者倒。）皆當矣厚者為戮薄者見疑（原舊注。二人謂關其思鄰人之父。鄭武公所以戮其所厚。欲令胡不疑也。富人所以疑其薄者。不當為已同憂也。）則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也（原舊注。其思鄰父。非不知也。但處用其知。不得其宜。故或見疑或見戮。故曰。處之難也。史記作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厚者上有然而字。厚作甚。非知上。無則字。則難也也作矣。增。厚者薄者注誤。）故繞朝之言當矣其為聖人於晉而為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也（舊刊無也字。原舊注。晉人譎取士會于秦。繞朝贈之以策曰。吾謀適不用。其言非不

又歛于古、

第五段論愛憎之変不可不察、

樂天有云、行路難、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覆間、

末段說人主之心不可逆、

結法高古、

（當也。晉人雖以爲聖。後秦竟以言戮之。是亦處知失宜也。史記。無故繞朝以下廿五字。左傳。晉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士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注。秦大夫。）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刖。（治要。刖作跀。下同。文選注。跀古刖字。）彌子瑕母病。人聞。（舊刊作間。中山王孺子妾歌注。引瑕母無瑕字。間作聞。史記說苑並同。）往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群書治要。出作歸。文選注。出下有於門二字。引說文曰。矯擅也。史汲黯傳。矯命。注。假託上命也。）君聞而賢之曰。（文選注。無而字。）孝哉。爲母之故。（故謂病也。）忘其刖罪。（文選注作犯刖罪。）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史記說苑啗作奉。）君曰。愛我哉。（藝文類聚愛我作忠。佩文韵府作忠哉。）忘其口味。（口所甘。史記作忘其口而念我。）以啗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史記。啗我作食。）以餘桃。（佩文韻府。餘桃上有其字。）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見賢。（史記說苑作前見賢二字。按。增注疑當作而所以前之見賢。妄謬不可從。）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變也。（治要。變作移。）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見罪而加疏。（恐智當而加疏誤。舊刊作疏。）故諫說談論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似當作主之愛憎。主意全在先喻人主。）夫龍之爲蟲也。柔。（舊刊蟲作虫。史記及三國名臣序贊引作蟲。選注無夫字。）可狎而騎也。（贊注。柔上有擾字。擾柔屬上句。無也字。）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贊注。有之處字。）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原舊注。嬰觸。按贊注。作若嬰之則殺人六字。史記無若字。）人主亦有逆鱗。（言怒也。贊注。引無亦字。）說（史記有之字。）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方云。幾庶幾也。言近乎知遊說之道矣。索隱曰。幾庶幾也。謂庶幾於善諫說。正義曰。說者能不犯人主逆鱗。則庶幾矣。三國名臣序贊注引。說者嬰之則不幾矣。與今本文相反。言不可庶幾也。）

和氏（舊刊有第十三字。）

抱奇才而不售、安轗軻而不慍者、其唯有惠君子而已、千歳一出、豈得常常而見乎、是以或怨天尤人、遂或陷暴弃叛亂、豈不可惜乎、獨文章之士則有托以慰、待知己于後世也、李滄溟序比玉集曰、夫詩言志也、士有不得志而言之者、俟知己於後也、卞和氏奚泣哉、悲夫、楚如是其大、三獻如是其數、而舉天下之器、題之以石也、又何難焉、抑陽

原注以和氏獻王起。見人主不能御臣。忠誑不分。則人臣之爲和氏者少矣。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通雅曰。壽春有荆山。因遷郢而名也。楚自昭王之後。又歷十一）傳。至考烈王。始徙都壽春。韓非子所載卞和獻玉事。乃在厲武文三王之際。昭王上核武王。已越十世。當三王時。鍾離何嘗屬楚。而強謂卞和至此山邪。新序又謂抱玉而泣在共王時。雜記又謂在懷王及其子平王時。平王乃昭王父。下距懷王九世。共王上至武王六世。差矣。陳霆尚以懷遠荆山爲卞和獲璧處。更誤。傳曰卞和楚野民。常居山耕種。頗曉玉。和得玉云。增。廬諶詩注。引作楚人卞和得璞玉於荆山之中。七啓注。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曹植書注。宦者傳論注同。而璞玉作玉璞。鄒陽傳。索隱云。事見國策。呂氏春秋新序。**奉而獻之厲王。**（高誘）曰厲王。共王之庶子熊虔也。增。楚無厲王。考世家。霄敖子熊眴立。是爲蚡冒。卒。弟能通立。是爲武王。卒。子文王熊貲立。卒。子熊艱立。五年。弟熊惲殺之代立。是爲成王。據此疑蚡冒謚厲王也。鄒陽書注。引云。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刖和左足。又答賓戲注。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成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名曰和氏璧。據此初武王。次文王。後成王也。而曹植書注。文王使玉人治其

之間大盡事理矣、

曰石也、曰誑、曰刖、既已可泣、何必三而後悲乎、

哭泣字、上下疊用、而中間有三日三夜淚盡而繼之以血句、使讀者悚然、

（璞而得寶。遂名曰和氏之璧。則與今文合。）**厲王使玉人相之。**（孟子注。玉人。玉工也。廖文英曰。舊注。沿正韻及諸韻書。分玉玉爲二。一音粟音鸆。說非無據。然正韻。點在中畫旁爲玉工。在下畫旁爲寶玉。其似是而非者。未能詳爲駁正。禮。六工。土金木石艸獸。皆名工。琢玉者。謂之玉工。猶刻木者謂之木工。因物殊名。不必別制玉字爲琢玉者之稱。讀玉爲粟鸆二音也。）**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爲誑而刖其左足。**（蒙求引此。誑作詐。剷十三字。今圈字傍。）**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爲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武王。楚霄敖之子。名熊通。文王。武王之子。名熊貲。淮南子注。厲王作武王。武王作文王。文王作成王。又曰。文王。楚武王熊逵之子。熊貲也。）**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淚盡而繼之以血。**（江淹書注。盡而無字。）**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

遂始知其宝、而在二刖之後、天下之事比比皆然、咄、孰能不泣者、

句句皆玉、

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琴操曰、卞和得玉璞、以獻楚懷王。使樂正子占之、言非玉。王以爲欺慢、斬其一足。懷王死。子平王立。和復抱其璞而獻之。平王復以爲欺、斬其一足。平王死。和復欲獻之。恐復見斷、乃抱其玉而哭荊山之中。晝夜不止。泣盡續之以血。王聞之、遊遂。和隨使獻玉。使剖之、中果有玉。乃封卞和爲陽陵侯。卞和辭不就而去、還於山、遂乃作追怨之歌也。與此同事異聞。又淮南子覽冥訓、高誘注、引和氏事。少異。和玉、純白夜光也。）夫珠玉人主之所急也。和雖獻璞而未美、未爲主之害也。（凡例、主作玉。舊注、所獻之實、設令未美、亦無害於王也。）然猶兩足斬而寶乃論。（論、謂論定也。）論寶若此其難也。今人主之於法術也、未必和璧之急也。而禁群臣士民之私邪。（士民之私邪、私者、謂蔽法術士之姦也。諸注非。按、禁私曲者、群臣士民之所禍也。其被壅蔽也、宜夫上下薄法術之士也。舊說非。山璠曰、和璧和恐如是。）然則有道者之不僇也、特帝王之璞未獻耳。（原舊注、帝王之璞、卽法術也。有道之（舊注作上）所以不見僇者。則以未獻法術也。）

引用楚事、接下和、佳甚

主用術、則大臣不得擅斷。近習不敢賣重。官行法、則浮萌趨於耕農。（讀萌、氓同。言游民也。）而游士危於戰陳。（增、游士、游官之士。墨子、仕者持祿、遊者養佼。危猶厲也。）則（此則字、合承上文四句。）法術者、乃群臣士民之所禍也。人臣非能倍大臣之議、越民萌之誹、（越、踰也。）獨周乎道言也。（讀周、親也。道言、有道言也。八主篇、周作合。）則法術之士、雖至死亡、道必不論矣。（論、收餘也。論功之論。）昔者吳起教楚悼王以楚國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衆。（悼王、聲王之子。名熊疑。讀戰國之士封者、皆以君爲號。馬服君類。）若此則上偪主而下虐民。此貧國弱兵之道也。（貧恐貧誤。）不如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增、疑當作二世。楚國舊有此制、吳起復脩之耳。喩老、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絕滅百吏之祿秩、損不急之枝官。（原舊注、枝官謂非要急者。若樹之枝也。舊注有然字。養樹者必披落其枝。爲政者亦損其閑冗。史記蔡澤曰、吳起爲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

又引秦事配楚悼

收束兩國以結

此篇主警戒人君、故說姦臣情狀極精細、題名露骨、故人或譏之、

（損不急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功已成矣、而卒技解）以奉選練之士。（奉。養也、）悼王行之、期年而薨矣、呉起枝解於楚。商君教秦孝公以連什伍、設告坐之過、（原舊注、使什家伍家相拘連、中有犯罪、或有告者、國（舊注則）并坐其什（舊注自）伍、故曰告坐、讀以過爲罪、故云、商君傳、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注五家爲保、十家相連、）燔詩書而明法令。（商鞅作俑、讀觀此言、則不始於李斯也。秦始皇三十四年、李斯請令天下、敢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廷尉雜燒之。蓋李斯襲鞅故術、以毒天下後世耳。）塞私門之請、而遂公家之勞。（遂、成也、勞、勳也、方云、遂進也、易云、不能退、不能遂、原舊注、於公有勞者不滯其功賞、增、謂勤勞於公家之事也。）禁遊官之民、（官宦通、原舊注、不守本業、遊散求官者、設法以禁之也。）而顯耕戰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國以富彊。八年而薨。（史表、秦孝十年、鞅爲大良造、定變法之令、後十五年、孝公薨、與此不合、鞅事見下篇及泰族訓）商君車裂於秦。（商君嘗與太子有隙、太子立、公子虔之徒、譖之、竟殺之。）楚不用呉起而削亂、（而猶則也）秦行商君法而富彊。二子之言也已當矣。然而枝解呉起、而車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法、而細民惡治也。當今之世、大臣貪重、（原舊注、大臣戲公法、而行私惠、所以成其重也。）細民安亂、甚於秦楚之俗、（原舊注、此篇非未入秦時、爲韓著之、故得引秦以爲喩。）而人主無悼王孝公之聽、則法術之士、安能蒙二子之危也。（蒙、猶昧也、冒也。人主篇云、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之危、而進說乎。）而明己之法術哉。此世所以亂無霸王也。

姦劫弑臣（舊刊有第十四字。）

（原注、此下爲姦劫篇也。本亡其篇首四百五十六字。今補其文、補其目、而合於和氏之後。）

凡姦臣皆欲順人主之心、以取親幸之勢者也。（治要、親作信。是、下文可證。）是以主有所善、臣從而譽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毀之。凡

大凡立言之徼若道義重則輕王侯。視其君若冦讎。冦讎何服之有。皆不免敝。蓋主告君則不可為教臣子之語。說氣節則失事君之禮。故言必有主旨。執主旨以論。此為善說也。以辭害志者非矣。嗚呼自非重人言必有主。用利于右則害于左。世之立言者宜自省自愼而後免于罪。不然則一筆誤人。實不為鮮尠。

第一段論姦臣所以取信幸。

人之大體（讀。猶大率也。）取舍同者。則相是也。取舍異者。則相非也。今人臣之所譽者。人主之所是也。此之謂同取。人臣之所毀者。人主之所非也。此之謂同舍。夫取舍合（治要有同字。）而相與逆者。未嘗聞也。此人臣之所以（治要作取。）信幸之道也。夫姦臣得乘信幸之勢。以毀譽進退群臣者。（治要有也字。）人主非有（舊刊作所有。一單作非字。而治要同此。）術數以御之也。非參驗以審之也。（治要無二也字。）必將以曩之合己。信今之言。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也。故主必欺於上。（治要。必欺作必蔽。盡其之其無。）而臣必重於下矣。此謂擅主之臣。國有擅主之臣。則群下不得盡其知力以陳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法（治要。法作令。）以致其功（治要。功作力。）矣。何以明之。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今為

第二段論人主自取姦臣之欺。

亦人君所自招而取。

左右已知百吏亦知層層說盡。

臣盡力以致功。竭智以陳忠者。其身困而家貧。父子罹其害。為姦利以弊（蔽通。）人主。行財貨以事貴重之臣者。身尊家富。（者身間恐脫其字。尊家間恐脫而字。）父子被其澤。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處哉。治國若此其過也。而上欲下之無姦吏之奉法。其不可得亦明矣。故左右知貞信之不可以得安利也。（利字衍。）必曰我以忠信事上。積功勞而求安。是猶盲而欲知黑白之情。必不幾矣。（情下脫也字。讀。情實也。幾期同。）若以道化行正理。不趨富貴（方云。不趨富貴之家。）事上而求安。是猶聾而欲審清濁之聲也。愈不幾矣。二者不可以得安。（舊刊有我字衍。）安能無相比周。蔽主上。為姦私以適（猶合也。）重人哉。此必不顧人主之義矣。其百官之吏。亦知方正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以清廉事上。

千古流病、

第三段突接、論正士之難容于朝、

而求安。若無規矩而欲為方圓也。必不幾矣。若以守法不朋黨治官而求安。是猶以足搔頂也。愈不幾也。二者不可以得（折安字。愈不幾也。也字當作矣。）安（迂評安字非。）能無廢法行私以適重人哉。此必不顧君上之法矣。故以私為重人者衆。而以法事君者少矣。是以主孤於上。而臣成黨於下。此田成之所以弑簡公者也。處非道之位（謂仕於亂朝。位、地也。）被衆口之譖。溺於當世之言（溺、沈溺也。為流俗之言所沈沒、不能自脫。）而欲當嚴天子而求安。幾不亦難哉。（或云、當猶云戮力也。方云、下當字疑衍。言今人主溺於當世學者之言、而欲復襲齊桓晉文事。嚴、威也。嚴天子見大雅常武。讀、得位不與群臣同道、故曰非道之位。溺於當世之言、亦言被譖也。當嚴天子、言犯人主之心也。增、山瑨曰、嚴如孟子嚴諸侯、呂氏春秋萬乘之嚴、主之嚴、趙岐曰、尊也。又大學鄭注、謂可畏敬也。楊倞注荀子云、幾讀為豈。處以下至非明主弗能聽也、三百八十四字、舊刊移在則義非矣下。）此夫智士所以至

佳諭

讀此篇而不自悟、則不若不立于世、

死而不顯於世者也。（至致同。）楚莊王之弟春申君有愛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讀、言楚莊王之弟、別是一人、非黃歇也。正妻、嫡妻也。增、中山策立陰簡以為正妻曰甲。恐非名也。田叔傳某子甲、萬石君傳曰甲曰乙、顏注、史失其名、故曰甲乙、非其名也。）余欲君之弃其妻也。因自傷其身以視君而泣曰。得為君之妾甚幸。雖然、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讀、視示也。適夫人、適如字。）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身故（固通）不肖。力不足以適二主。其勢不俱適。與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賜死君前。（舊刊有妾以賜死若復幸於左右十字。）願君必察之。無為人笑。君因信妾余之詐。為弃正妻。余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為後。因自裂其親身衣之裏（所謂衵服。林子博云、裏當作褏字。又作裒。楚策注、褏袖同。安江信曰、不必改。裏引衵衣、至裂其裡面。醜情可知。作袖、解却為淺。）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弗知也。今欲彊戲

讀去悚然、

度數可重、而人君輕視之、

余。余與爭之、至裂余之衣。而（物茂卿曰、而做則字看。）此子之不孝、莫大於此矣。君怒而殺甲也。故妻以妾余之詐棄、而子以之死。從是觀之、（一有夫字。）父之愛子也、（舊刊有而字。）可以毀而害也。君臣之相與也、（刘攽曰、與猶待也。）非有父子之親也。而群臣之毀言、非特一妾之口也。（言法術之士、衆人所害也。）何怪夫聖賢（舊作賢聖。）之戮死哉。此商君之所以車裂於秦、而吳起之所以枝解於楚者也。凡人臣者、有罪固不欲誅。（或云、者有罪、本作有罪者。）無功者皆欲尊顯。而聖人之治國也、賞不加於無功、而誅必行於有罪者也。然則有術數者之為人臣也、固左右姦臣之所害（忌也）非明主弗能聽也。夫有術者之為人臣也、得效（方云、效猶致。）度數之言（法度術數。）上明主法、下困姦臣、以尊主安國者也。是以

第四段論有術者之難立于朝、遂及人主之所以自立、

必不幾矣四字、有力、

度數之言、得效于前、則賞罰必用於後矣。人主誠明於聖人之術、而不苟於世俗之言（山瑨曰、苟恐拘字誤。増。說苑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循名實（増。鄧析子曰、循名責實、君之事也。奉法宜令、臣之職也。）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是以左右近習之臣、知偽詐（増。或作詐偽。）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去姦私之行、盡力竭智以事主、而乃以相與比周、妄毀譽以求安、是猶負千鈞之重、陷不測之淵而求生也、必不幾矣。百官之吏、亦知為姦利之不可以得安也。（先子云、為姦之為衍。）必曰、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乃以貪汙之心枉法以取私利、是猶上高陵之顛、墮峻谿之下而求生（當有也字。峻當作浚、深也。）必不幾矣。安危之道若此、其明也。左右安能以虛言惑主、而百官安敢以貪漁居下（舊刊無居字、是。）是以臣得陳

疊恃字

人之恃不可恃而不恃其可恃千古比比不然則豈有亡國失身之徒乎

第五段與上段同

恃耳目爲聰明者非

其忠而不敝下得守其職而不怨此管仲之所以治齊而商君之所以彊秦也（秦下一有者字）從是觀之則聖人之治國也固有使人不得不愛我之道（增諸本我上有爲字）而不恃人之以愛爲我也（爲我之爲衍下文舊刊無爲字是）恃人之以愛爲（舊無）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爲者安矣（爲者恐愛者訛）夫君臣非有骨肉之親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則臣盡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則臣行私以干上明主知之故設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而已矣夫（方云夫字疑矣字之尾誤爲夫字）是以人主雖不口教百官不目索姦衺而國已治矣人主者非目若離婁乃爲明也非耳若師曠乃爲聰也目必不任其數而待目以爲明所見者少矣非不弊之術也（治要作蔽）耳必（治要無目必耳必四字）不因其勢而

古迹可鑑

待耳以爲聰所聞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一本自篇首至是無）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視天下不得不爲己聽（言皆爲己耳目也治要下天下上亦有使字）故身在深宮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内（治要照作燭）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也（治要無者何二字）闇亂之道廢而聰明之勢興也故善任勢者國安不知因其勢者國危古秦之俗君臣廢法而服私（服就也）是以國亂兵弱而主卑商君說秦孝公以變法易俗（易亦變也）而明公道（或曰當作明公道而）賞告姦困（一本舊本作因非也）末作而利本事（平準書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末作商賈本事農耕）當此之時秦民習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無功可以得尊顯也故輕犯新法於是犯之者其誅重而必（方云於是以下言商君之術因時也）告之者其賞厚而信故姦莫不得而被

佳句

弗知者皆非。教而不悟。說而不聽。亦可咲之極哉。

刑者衆民疾怨。而衆過（過猶咎也）。日聞。孝公不聽。遂行商君之法。民後知有罪之必誅。而私姦者衆也。（增。私恐告。衆下疑脫刑字。衆一作不咎。）故民莫犯。其刑無所加。是以國治而兵彊地（舊刊而一作廣）主尊。此其所以然者。匿罪之罰重。而告姦之賞厚也。此亦使天（舊刊作夫）下必爲已視聽之道也。至治之法術已明矣。而世學者弗知也。且夫世之愚學。皆不知治亂之情。讘詼（原注。讘。多言皃。詼。妄談也。增。凌注。讘音聶。詼音頮。細語也。蒲阪圓曰。灌夫傳。乃效女兒呫囁耳語。韋昭云。附耳小語聲也。囁。汝輒反。荀子注。古字口與言多通。則囁乃讘也。呋亦與呫聲相近。則字雖倒而語一也。宜爲妄語之皃。）多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智慮不足以避穿井之陷（始皇紀。楊愼評。引無此句。禮子曰。人皆謂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又妄非有術之士。聽其言者危。用其計者亂也。此亦愚之至大。而患之至甚

不知者必顚倒是非。嗚呼可悲可慨。

者也。俱與有術之士。有談說之名。而實相去千萬也。此夫名同而實有異者也。（有字似衍。）夫世愚學之人。（原注。愚學之人。指儒者稱先生。）比有術之士也。猶螘垤（螘封垤丘。）之比大陵也。其相去遠矣。而聖人者。審於是非之實。察於治亂之情也。故其治國也。正明法。陳嚴刑。將以救群生之亂。去天下之禍。使彊不凌弱。（增。潘岳關中詩注。引治國作理國。凌作陵。云。蒼頡篇曰。陵侵也。）衆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長。邊境不侵。君臣相親。父子相保。而無死亡繫虜之患。此亦公（舊刊作功。）之至厚者也。愚人不知。顧以爲暴。愚者固欲治而惡其所以治。皆（山番曰。當作者。句絕。）惡危而喜其所以危者。何以知之。夫嚴刑重罰者。民之所惡也。而國之所以治也。哀憐百姓。輕刑罰者。民之所喜。（脫也字。上文可例。）而國之所以危也。

第六段、論世學之非、歸重于術士、

天下實有世所謂某某者、世評之不可恃、衆議之不可信、如此已、

（一有夫字。）聖人爲法國者。（讀爲法於國也。增法恐治。）必逆於世而順於道德。知之者同於義。（方云。義時事之宜也。）而異於俗。弗知之者異於義而同於俗。天下知之者少。則義非矣。（謂衆愚以義爲非也。宇惠曰。非下疑當有而俗勝字。）世之學術（恐衍）者說人主。不曰乘威嚴之勢以困姦衺之臣。而皆曰仁義惠愛而已矣。世主美仁義之名而不察其實。是以大者國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茂卿曰。古者字猶後世則字也。）何以明之。夫施與貧困者。此世之所謂仁義。（舊刊。無與字。增。仁義下。少也字。）哀憐百姓。不忍誅罰者。此世之所謂惠愛也。（古今同弊。）夫有施與貧困（有恐衍。一本無與字非也。）則無功者得賞。不忍誅罰。則暴亂者不止。國有無功得賞者。則民不外務當敵斬首。（不外倒置。）內不急力田疾作。皆欲行貨財。事富貴。爲私善。立名譽以取

真儒能知仁義惠愛之真、苟其不然、安得會聖人之妙道、

尊官厚俸。故姦私之臣愈衆。而暴亂之徒愈勝。不亡何待。夫嚴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罰者。民之所惡也。（方云。刑謂誅殺也。罰謂鞭撻。譴責也。說文云。罰。辠之小者。）故聖人陳其所畏以禁其衺。設其所惡以防其姦。是以國安而暴亂不起。吾以是明仁義愛惠之不足用。而嚴刑重罰之可以治國也。無棰策之威。銜橛之備。（西征賦。懼銜檿之或變。注。銜。勒也。檿。騑馬口中長銜也。巨月切。）雖造父（造父。周穆王臣。善御馬者。）不能以服馬。無規矩之法。繩墨之端。雖王爾不能以成方圓。（淮南子注。王爾。古之巧匠。）無威嚴之勢。賞罰之法。雖堯舜不能以爲治。今世主皆輕釋重罰嚴誅。行愛惠。而（舊刊。有欲字。是。）霸王之功。亦不可幾也。（幾期通。）故善爲主者。明賞設利以勸之。使民以功賞而不以仁義賜。嚴刑重罰以禁之。使民以罪誅（罪當作罰。恐當作以）

又取喩、

（刑罰誅。）而不以愛惠免。是以無功者不望。（覬愉。）而有罪者不幸矣。（幸。徼幸也。）託（舊刊作訑）於犀車良馬之上。（增韻曰。古以兕爲甲。故謂堅爲犀。漢鼂錯傳。器不犀利。增。外儲右上。難勢作固車。）則可以陸犯阪阻之患。乘舟之安。持檝之利。則可以水絕江河之難。（趙世楷本。永作水。是漢高祖紀注。師古曰。直渡曰絕。墨子。車以行陵陸。舟以行川谷。荀子。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注。絕過也。）操法術之數。行重罰嚴誅。則可以致霸王之功。治國之有法術賞罰。猶若陸行之有犀車良馬也。水行之有輕舟便檝也。乘之者遂得其成。（成濟也。平也。）伊尹得之湯以王。管仲得之齊以霸。商君得之秦以彊。此三人者皆明於霸王之術。察於治彊之數。（察。亦明也。）而不以牽於世俗之言。（言豪傑明察術數。而不溺於習俗。學者沈於所聞也。）適當世明主之意。（適。從也。）則有直任布衣之士。立爲卿相之功。（功。事也。舊刊。作處。增。處位也。外儲左下。子之處。人之所欲也。）

亦真理、

處位治國。則有尊主廣地之實。此之謂足尊之臣。湯得伊尹。以百里之地直（舊刊。作立是。）爲天子。桓公得管仲。立爲五霸主。（增。主猶長也。十過。爲五霸長。山璠曰。首也。）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孝公得商君。地以廣。兵以彊。故有忠臣（舊刊。無臣字。）者。外無敵國之患。內無亂臣之憂。長安天下。而名垂後世。所謂忠臣也。若夫豫讓爲智伯臣也。上不能說人主。使之明（迂評。作說主使入主。）法術度數之理。以避禍難之患。下不能領御其衆。以安其國。（言其無術可知也。）及襄子之殺智伯也。豫讓乃自黥（舊刊。作黔。）劓（增。黥。黔同。黑也。山璠曰。當作黥。）敗其形容。以爲智伯報襄子（二字衍。）之仇。是雖（舊刊。有有字是。）殘形殺身。以爲人主之名。而實無益於智伯。若秋毫之末。（讀。而實十二字。作二句者非。增。言無私毫之末益于智伯也。）此吾

語言過激、不免于敝、

引古諺以收、

末段論人主之可哀、

之所下也。（卑下也。）而世主以爲忠而高之。古有伯夷叔齊者。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餓死首陽之陵。若此臣者。（舊刊無者字。）不畏重誅。不利重賞。不可以罰禁也。不可以賞使也。此之謂無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也。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廖文英曰。少。短也。訾人曰少之。猶稱人曰多之。又曰。稱美曰多。史張耳傳。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後漢馮異傳。光武以此多之。）諺曰。厲憐王。（方云。郭注引。厲下有人字。增云。莊子厲之人。夜半生其子。自此至篇末。見楚策韓詩外傳。策載荀子爲書。謝春申君曰。癘人憐王。注。癘雖惡疾。猶愈於劫弑。故反憐王。呉注。癘癩也。刺客傳注。厲音賴。索隱。古多借厲爲賴。今癩字從病。）此不恭之言也。（策言作語。）雖然古無虛諺。（策無此四字。）不可不察也。（策察上有審字。）謂劫殺死亡之主言也。（謂上一有此字。策謂作爲。于僞反古字通用。）人主（舊刊脫主字。國策有年少而矜材五字。）無法術以御其臣。雖長年（字倒。）而材美。（舊刊作美林。非。聚文堂本作美材。）大臣猶將得

勢擅事主斷。（國策注。專斷其國。）而各爲其私急。而恐父兄豪傑之士借人主之力以禁誅於己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舊刊誤作的。）而立不義。故春秋記之（策作戒。）曰。（猶云春秋記曰也。）楚王子圍將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病而反。因入問病。（戰國楚策無因入二字。）以其冠纓絞王而殺之。遂自立也。（策遂作因。注昭元年。與國策詳略不同。）齊崔杼其妻美。（策其作之。）而莊公（舊刊作王誤。）通之。數如崔氏之室。及公往。崔子之徒賈舉率崔子之徒而攻公。公入室請（請上楚策有莊公二字。）與之分國。崔子不許。請自刃於廟。（杜預曰。求還廟自殺也。）崔子又不聽。公乃走。（策有出字。）踰於北牆。（策北作外。）賈舉射公中其股。公墜。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死之。（斫斬也。死猶殺也。）而立其弟景公。（策注。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近之世（一本作近世爲是。）所見李兌之用趙也。餓

主父（趙肅侯子。武靈王名雍。）百日而死（楚策孫子爲書。謝春申君曰。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砂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懸於其廟梁宿夕而死。秦策范雎說秦王曰。淖齒管齊之權。縮閔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用趙。減食主父。百日而餓死。楚策注。縮。蹙也。蓋東之事在趙惠文四年。）淖齒之用齊也（秦策注。淖齒楚相。楚使救齊。因相之。范雎傳索隱。淖姓也。呂氏春秋正名篇。作卓齒。貨殖傳卓氏徐注。卓一作淖。乃知卓淖本一姓。今按用趙謂檀制趙國。）擢湣王之筋（湣王宣王之子。名遂。策注。擢引也。今按擢拔取也。或曰擢當作摺。拉同摧也。齊襄公使彭生抱魯桓公上車。拉殺之。）懸之廟梁宿昔（一夜也。）而死（事見上。策昔作夕。秦策注。集韻。夕夜也。通作昔。事在閔四十年。正日。三十年。）故（策作失。）厲雖癰腫疕瘍（二病名。癰惡瘡。癰省文。舊刊作癰。策作癰腫。韓策作臃腫。莊子作擁腫。蓋言厲疾皮肉腫起。如癰潰也。莊子亦用形容壞木耳。疕瘡也。周禮凡疕瘍者造于醫師。是楚策作胞疾。字云。頭瘡也。國策補正。胞胎衣。無所取義。疑疱誤。鳳卿云。胞胱訛。即疕字。）上比於春秋（策作上比前世。）未至於絞頸射股也（子圍崔杼）下比於近世（舊刊作下比於勢臣誤。）未至於飢死擢

悲憤之語、其戒人主者至矣、

筋也（李兌淖齒）故刼殺死亡之君。此其心之憂懼。形之苦痛也。必甚於厲矣（舊刊脫於字。國策有於字。）由此觀之。雖厲憐王可也（楚策。雖厲作厲雖。言癩者至卑也。王者至貴也。以至卑憐至貴者不恭莫大焉。然事或審其實有甚焉者。爲大臣所刼殺死亡。其謂之何。世主知恥受癩者垂憐而不知爲重臣權家所穿鼻。終至刼殺之害。則厲憐不可謂不恭也。滉世之人主。韓非不可不讀也。嗟。）